

包天
白頭

江湖女俠

繡像
繪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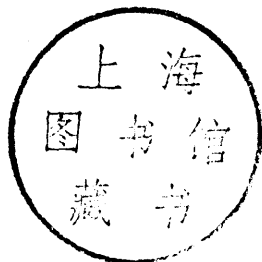
武俠繪圖
歷史圖

江湖廿四俠

第四集 目錄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老俠尼飛書召弟子 | 八卦教結黨播風雲 |
| 第四十二回 | 左飛龍接待兩社友 | 姚光教祭煉百寶旛 |
| 第四十三回 | 祭靈旛巧遇二郎神 | 落客店戲耍小財寶 |
| 第四十四回 | 奪嬰童篋片逞威風 | 爭閒氣客邸逢仇敵 |
| 第四十五回 | 留書柬托名殺土豪 | 探旅店尋仇逢暴客 |
| 第四十六回 | 劫豪家無意破姦情 | 戲敵人有心留寸柬 |
| 第四十七回 | 携室偕行不辭而去 | 建墅聚議廣集同仁 |
| 第四十八回 | 老和尚智敗老道士 | 莽大漢力逐莽教徒 |

江湖廿四俠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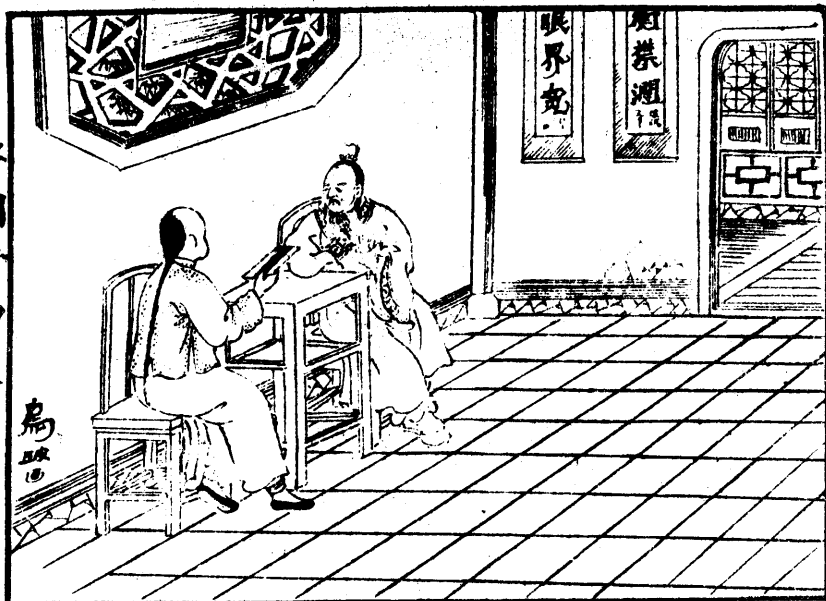


280539

江湖廿四俠 目錄

江湖廿四俠

第四十一回圖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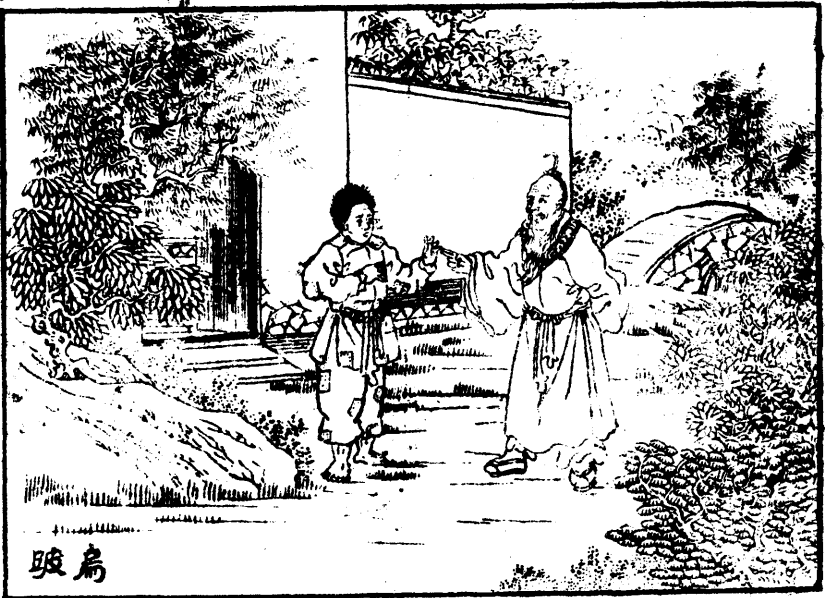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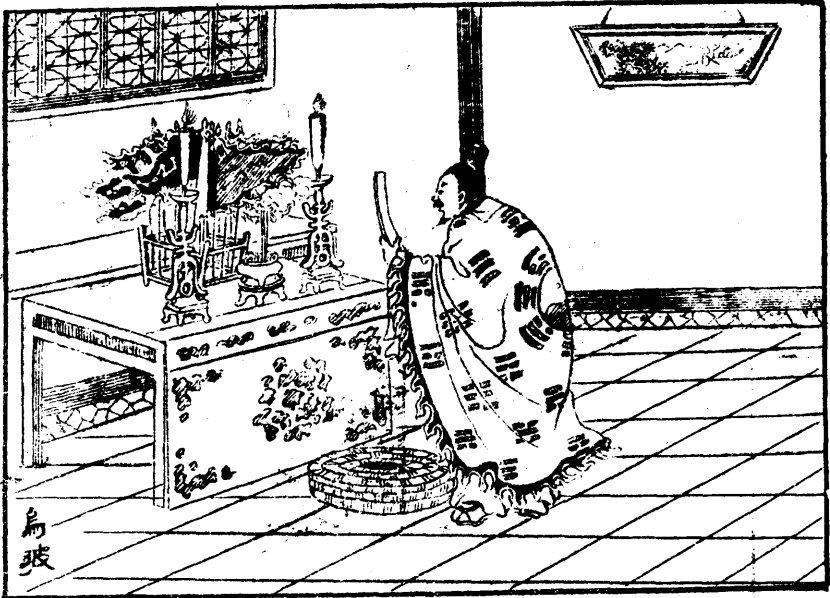
烏陂繪

烏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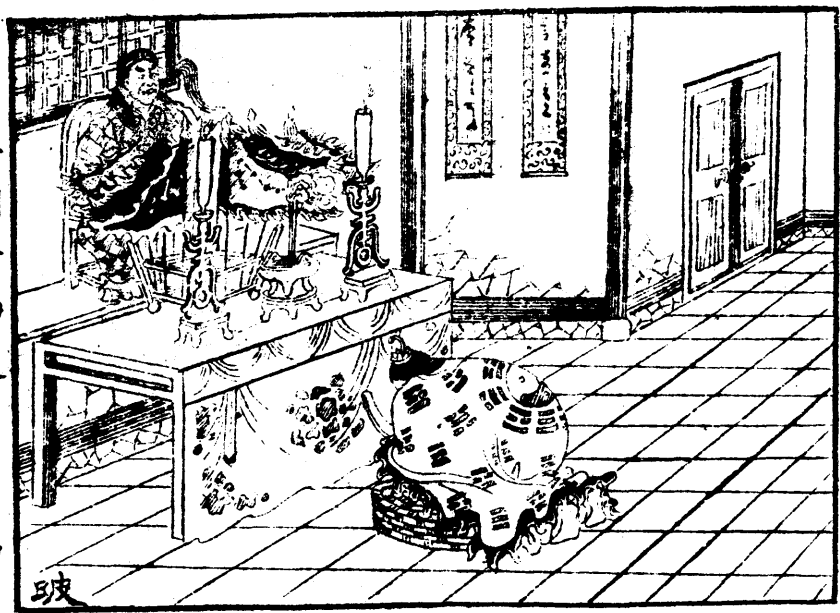
烏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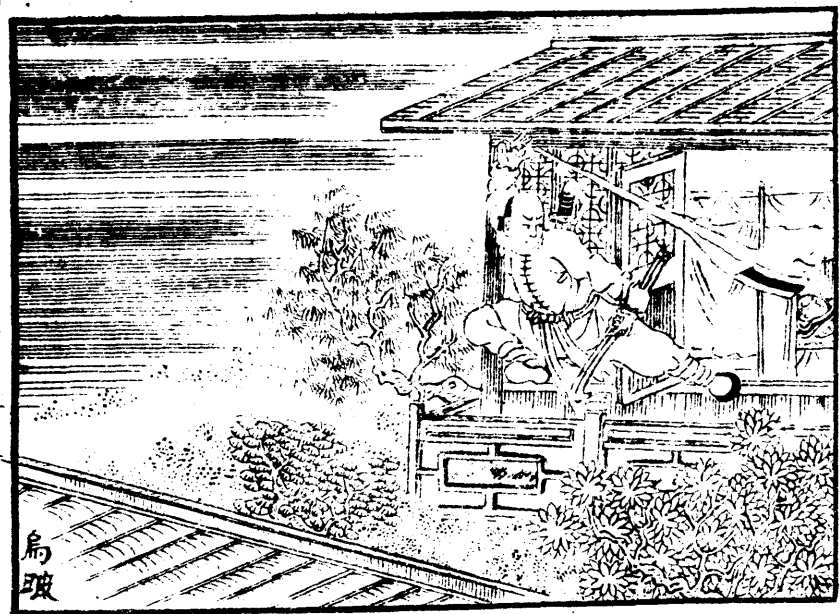
烏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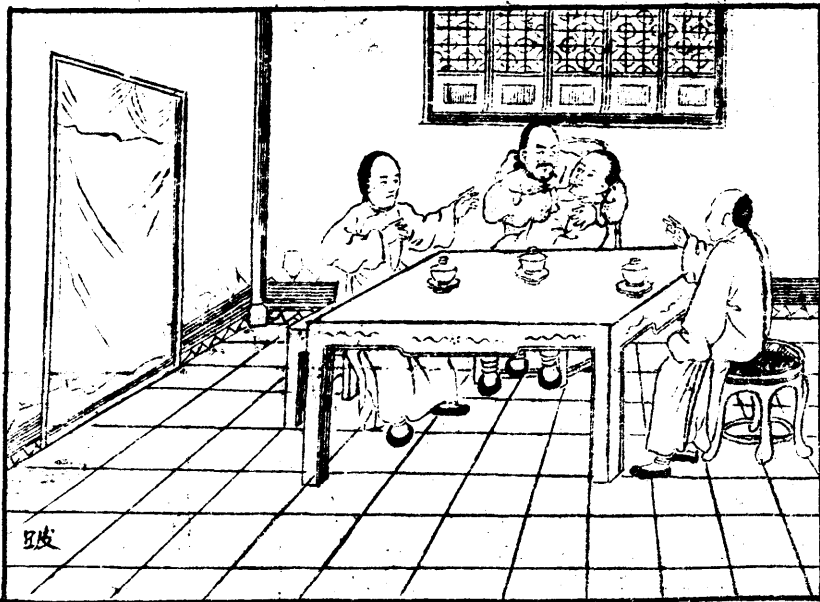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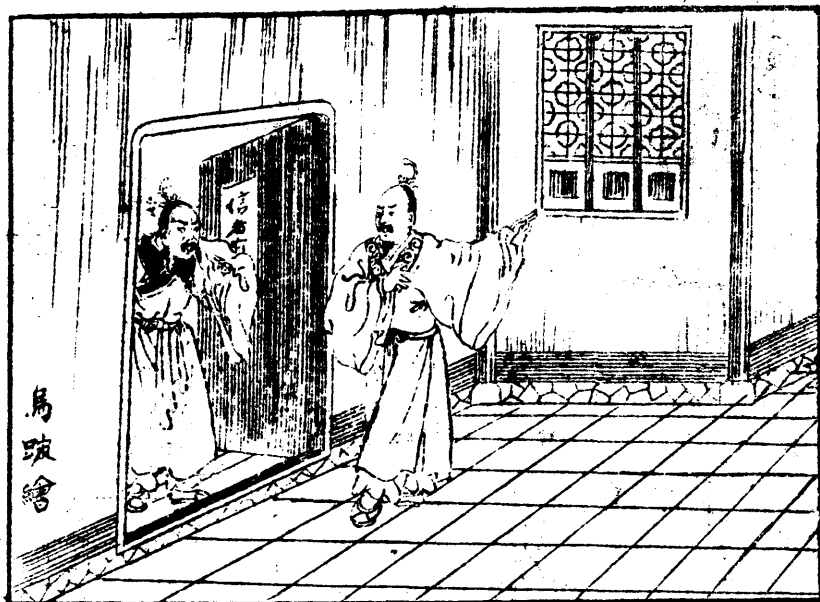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四十三回圖



烏跛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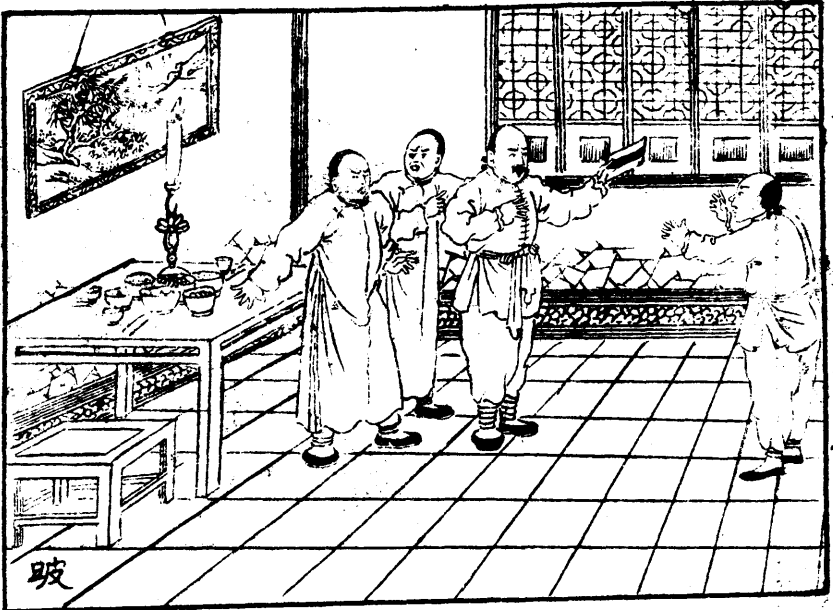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四十四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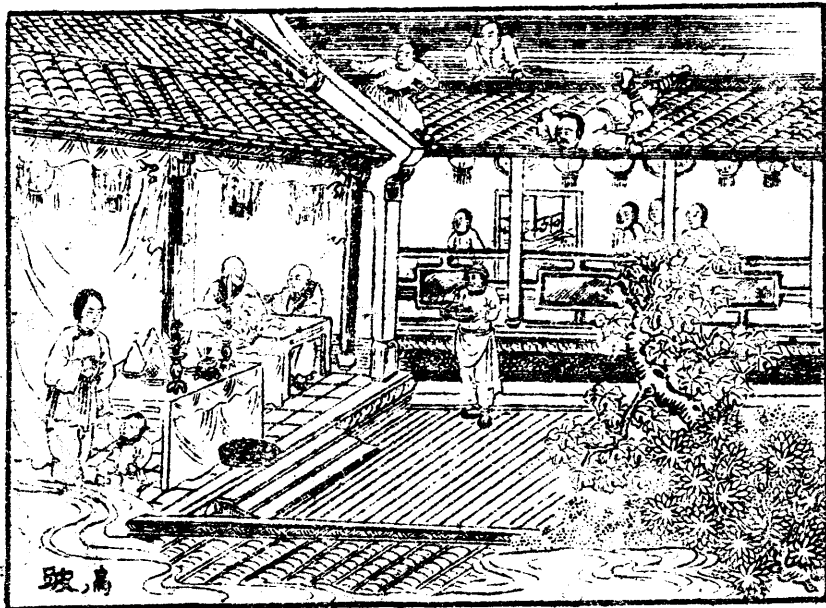


烏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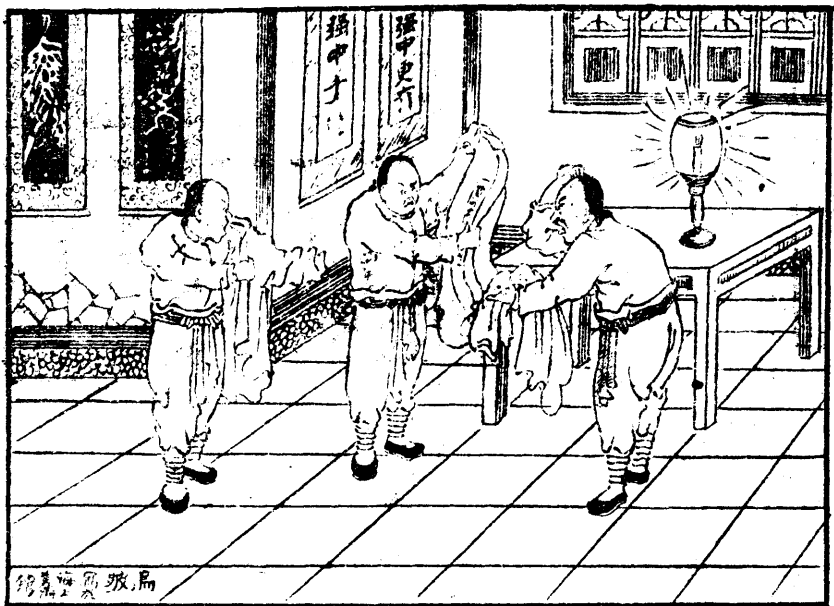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四十七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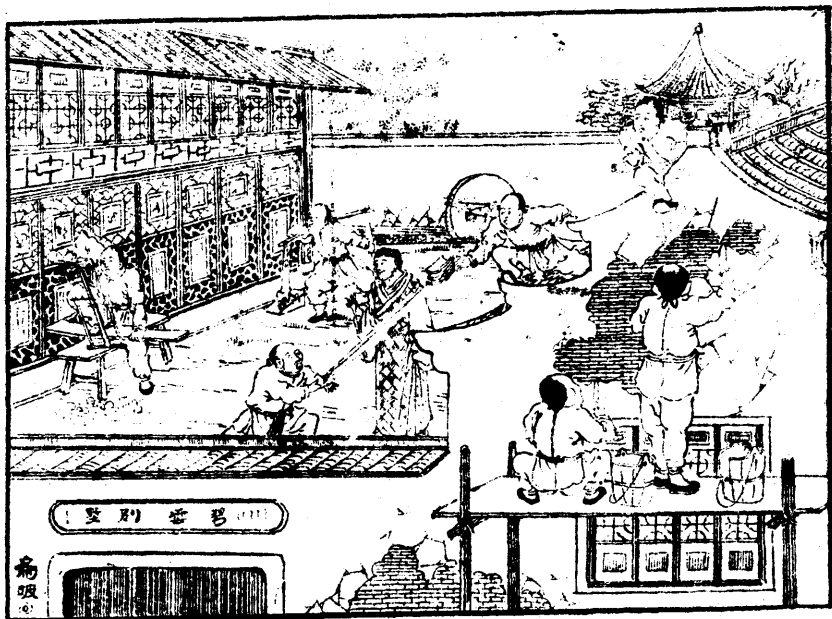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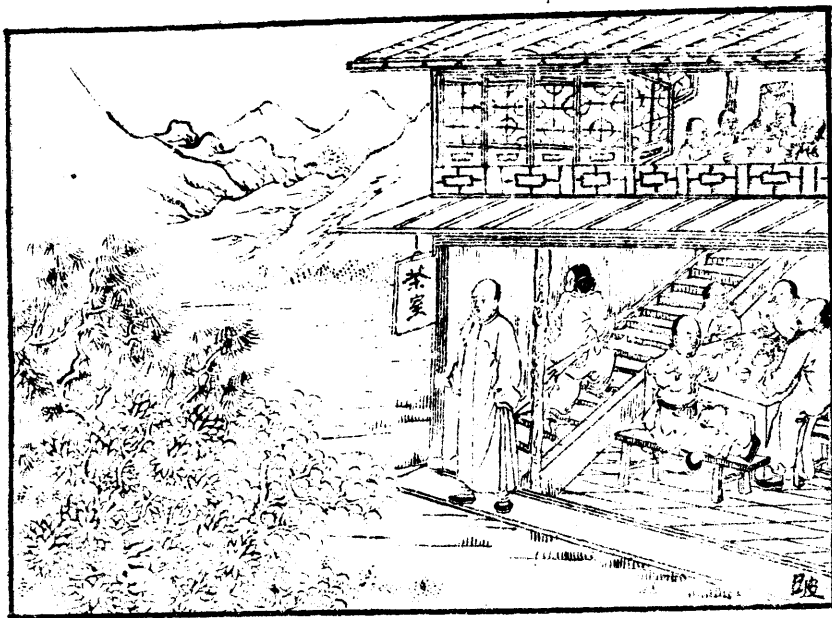


烏跋繪

烏跋繪



烏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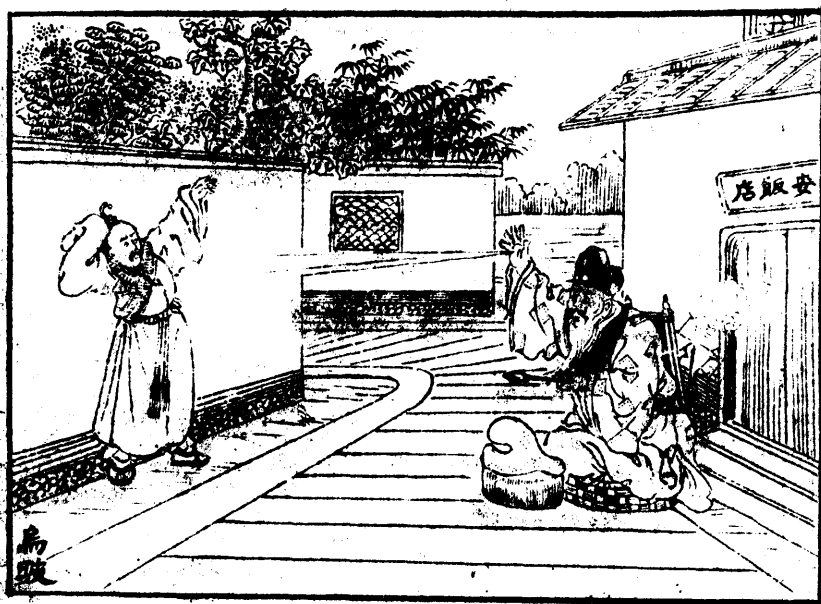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四十八回圖



烏政

烏政繪



烏政



江湖廿四俠 第四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四十一回 老俠尼飛書召弟子 八卦教結黨播風雲

話說黃泰離了折柳橋。順路便往賈屯。恰巧黃玄子梁玄通等都在顧鵬寓所裏閑話。

忽見黃泰閃身進門。顧鵬笑問道。老健。你又忙些什麼。黃泰多忙而從顧鵬吻中一言道破文曲入妙黃泰轉身入

座道。咱們老了。我看什麼事。都應該退一步。現今的晚生後輩。真厲害得很。俺今午尙

被人戲弄了一番。明晨俺還須跑一跑。到底看看他有幾個腦袋。凡人之競爭心雖老不弱今觀黃泰其為人處世可

算味盡甘辛縱橫南北名播一時斯時已是衰暮之年火氣當然退盡前觀其對童天虎孫彪李曜何等謙讓而今對鄒雷投書事則語近撚酸何故蓋童等之技不足為懼而鄒雷實可畏也可見養氣工夫極難做到也

大眾聽說。都摸不着腦袋。黃玄子接問道。元姑。他往那裏去了。梁玄通道。俺看他祖母

的蹤跡。倒真是疚心事兒。黃泰急點頭道。俺今已訪得他的蹤跡啦。大眾聽說驚喜。向

他爭問究竟。黃泰便將他今天經過的事。略說了幾句。復將鄒雷的書信。遞給大眾觀



看馬騰雲胡萬春二人同聲說道。他怎麼不會走開。哎呀。說起他來。還有一件懸案。須

二君報告黃泰
已知之詳矣

黃泰接說道。這事俺也聽說。復將鄒雷試武與拒婚等事說了一番。這

真是一段佳話。馬騰雲道。俺與胡賢弟。還應允給他倆撮合咧。

這盃喜酒恐不
易于上嘴也

黃玄子道。

俺看這樁事兒。祇好讓白眉和尚做主罷。顧鵬慢說道。老馬他的後福真不淺。既教授得這個好徒弟。怕不是光耀門牆。名垂百世嗎。黃玄子笑道。你也不差。方農的少年老誠。學有根底。俺看並不比鄒雷見弱。梁玄通道。就是殷師妹的弟子。鄒瑛鄒珏。也可稱得後起的雙璧。他等這姊妹兄弟。真算得是珠聯璧合呢。顧鵬接問道。他等可都是一家人嗎。黃玄子便將他等身世細說了一番。復又向黃泰笑道。俺看這後起之秀。應稱你家岫雲第一。就說他罷。曾與鄒雷也有些誤會。梁玄通道。那都是少年人爭強好勝。鄒雷那個小孩子。事事都好。就是性情太剛。氣量太狹。卽如那一次的誤會。全怪鄒雷太要强了。最後鬧成周家姊妹那一場大殺案。倘若不是……他說到這句話。兩眼覷定黃玄子道。你出手解圍。如今尙不知若何結果。好在這樁事已成過眼的烟雲。如今

他倆都和好啦。黃泰笑道：「這都是些小孩子脾氣。俺家那個傻了頭也難對付的。大眾

說着笑着。就在顧寓用了晚膳。梁玄通便笑道：「明晨黃爺還有事。咱們早些兒散罷。」前

鄒雷等身世與夫黃岫雲等經過等事固爲前文作一結束。然亦爲後文伏此一筆。此後則又分寫各情。免與前文混雜。著書所謂合而復散。散而復合。而波瀾自因是起矣。於是各自分散。次

晨。黃泰剛起身盥沐。馬騰雲已與胡萬春趕來。都要跟從黃泰。向折柳橋走去。他三人

用罷早餐。一同偕往。直到崔寓。鄧李氏已領着元姑。同在門外盼望。大眾進屋。馬胡二

人。本與鄧李氏相識。見後那一番熱鬧。自不待言。黃泰復要與鄒雷崔敏見面。說也奇

怪。那崔敏自黃泰去後。曾匆匆的回家。說要趕赴汴梁。給他的老友臧公毅去看病。當

晚就動身去了。事真奇巧。豈黃泰與彼無見面緣耶。蓋作者有意。若是以備後文出奇筆耳。再說鄒雷。自他投書之後。就不曾回來。

黃泰等大爲掃興。便與鄧李氏閑談了半天。都說鄧李氏久住在崔寓。終非長策。彼此

討論了許久。都說左飛龍既在逃亡。黃泰等又分住在鄰村。打量白蓮教的教徒。誰也

不敢前來報仇。就有什麼意外之事。好在鄧李氏業已病愈。他祖孫二人都還有幾手

武技。黃泰等一時又不遠走。都可以互相照顧的。便勸鄧李氏俟鄒雷回寓。仍舊遷回

到落鳳村。重理舊業。多少總好混進幾文。黃泰轉又說到鄒雷拒婚的事。他乘着元姑不在房中。便向鄧李氏笑道。老世嫂請暫安心。好在白眉和尚早晚就要來的。這一段良緣。現有俺與馬胡兩位賢弟作證。必定要撮成此事的。

此乃黃泰愛才太甚。故作此包辦之說。彼恃一副老面子。更加以乃師之

情面不患不成。其美滿良緣。而不知鄒雷性情特傲。恐非老輩之壓力所可使其就範也。謂予不信。試看下文。鄧李氏聽着。當然歡喜非常。黃泰等便在崔

寓閑談了一天。直到夕陽殘照。黃泰又留下兩個銀鏢兒。給鄧李氏調病。便偕同馬胡

二人回家。由此馬胡二人。時往時來。每天必往崔寓去跑一跑。始終不曾見着鄒雷的

影兒。此子行動特奇。真神龍見首而不見尾也。不覺又混過去十多天。鄧李氏也等候得有些發煩。便偕同元姑

遷回落鳳村。並請胡黃春給他幫理店務。開張買賣起來。一日黃泰正在晚翠村閑話。

忽見一人進門問道。此地可是姓殷的住所嗎。黃玄子趕忙應聲迎出。祇見那人年約

四旬左右。好像是個行商客人。他順手就拿出一封書信。黃玄子忙請他在客室落座。

便將書信拆開一看。原來是俠尼曼因寄來的。信書中祇說他本身雲遊過歸。略受感

冒。恐一時不能偕來。現據穆玄莊相告。他說九頭獅子蔡天龍。活天官童朝柱。密與活

閏王周猛結合。各皆拋棄原有的山寨。新在豫皖交界天柱山。合力建立寨。所定名就叫做天柱寨。那寨中設備周全。糧餉充足。主要的人。關係新自峨嵋山奔來的一個道者。姓余名太元。外號龍虎法師。本是八卦教的教主。若論他門下信教弟子。已充滿全國。男女足有二十萬人。白蓮教的教徒。已歸化在他的門下。他精通武藝。自不待言。並具有移山倒海之能。遣鬼差神之術。他部下。有十員猛將。號稱三龍七虎。都精通邪術。有萬夫不擋之勇。他立志極大。自想傳教勦業。儼然以帝王自尊。那新寨的規模宏大。凡森羅寨與飛龍寨的將士兵卒。全數歸併在天柱寨。暫推童朝柱。蔡天龍。周猛等爲三大寨主。自爲八卦教主。兼天柱寨兵馬大元師。除他左右的三龍七虎而外。又派劉長勝。李曜。王金標。范大福。張小猴子。張三保。邱廣海。王胄。周巽。孫隆。韓昌。武華。曾士弼。劉同。張二虎。魯奎等。爲武事部襄助員。又派詹廣。宋銘。王懷仁。包馥。程鼎。毛發祥等。爲文事部襄助員。周秀文。周秀武姊妹。爲婦女部襄助員。佟化。姚光教二人。爲軍師。招練四十萬精兵。並分各要地。爲四十八寨。他等發展的次序。第一是謀殺玄門兄弟。與反

八卦者等次。第二是聯結白蓮教徒。及江湖文武術士。第三是召收江洋大盜。與一般綠林少年。又傳那神拳太歲李玄真。本是玄門的高足弟子。現被姚光教勾通入夥。並命他爲謀殺玄門兄弟的先鋒。又派韓昌孫隆二人。往迎左飛龍入夥。並推他爲第四寨主。那書中並說。如赤茅山的事兒。現已收功。望卽進謀防禦的辦法。最好同來碧雲菴。他極望與諸友見面。共謀滅敵辦法。那書中並一再囑咐。說他等曾派多人。暗謀吾輩。諸友行動。極應慎防等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今又忽掀起極大之波瀾。爲後文闢一新局面。從此大吹大擂。又將熱鬧文人之筆。真可以掃轉乾坤也。黃玄子看了這封書信。他也不動聲色。轉詢那來人的姓氏。方知那人姓姜。名輔仁。乃開封府祥符縣人氏。他世代以販豆爲業。家稱富有。後因他慕朱家郭解的爲人。將大好一份財產。因交友揮霍乾淨。現祇落得光身一人。獨居在碧雲菴左側。販賣香燭紙馬謀生。就算是靠着碧雲菴過活。因交友而求發財。固非交友之正軌。然因交友而破財。天公亦待之太薄矣。但最後而得曼因之助。得保生活。此又未始非好友之報也。曼因平日很愛他誠直忠厚。姜輔仁也很敬曼因俠義公正。故而曼因每有緊要之事。都派他前往。姜輔仁也從不以勞苦拒辭的。黃玄子與他周旋了一番。就留他在殷寓中。

居住。當晚黃玄子就特訪黃泰、顧鵬等，蜜報這個消息，並將俠尼曼因的來信傳觀了一番。彼此相對，默忖了半晌。顧鵬接道：「李玄真，他不是曼師的弟子嗎？那幾路少林拳打得着實不錯。如今似他那幾路拳法，很不多見咧。」黃泰笑道：「他如何這般變心？雖然人各有志，但是他對老師那一番恩義，似乎不能抹煞吧。」梁玄通道：「他本是咱們同門之中的敗類。」黃玄子道：「咱們早與他斷絕來往。你看咱們兄弟中，誰提說他咧？」馬騰雲道：「俺看這其中必因彼此冷淡，方生出這等誤會的。最好另由兩人出面，將彼此的難處說明，何必同室操戈，使外人看着笑話咧。」馬騰雲乃一莽漢也，平日不知何者為誤會，祇知大揮老拳耳。今竟勸其息爭免蒙同室操戈之誚，可見李之作惡毫無理由也。梁玄通連連搖頭道：「這等事，不是人能夠勸轉來的。」黃玄子道：「他既知同室操戈，要受人笑罵，也不會如此不講大義啦。」利字當頭，早不知何者為大義，此等人祇做此等事，惟有捕而殺之，別無他說也。顧鵬搖頭歎道：「世道太薄，人心太險，俺看他那面必有很大的希圖，就有人去進忠告之言，也祇落得他一笑的。果如這信中所說，早晚必有人來復佔赤茅山寨，且就有人來給穆珍報仇，明攻暗殺，必定來得人很多。咱們雖然不怕，却是各人都須嚴加守防，就與咱們

有關連的人。如鄧李氏祖孫。與那些看守山寨的老卒。都要受他等仇視的。咱們雖不便與他等說明。但必須給他等謀個避凶脫險的辦法。黃泰點頭道。這事還須從早計議。再遲就怕來不及了。

計慮周密雖老不衰彼與顧鵬等若是籌備觀其形式雖不若余太元等雄厚而智者以一敵萬其實力亦大可敵余也

於是大眾紛紛

議論。方談到鄧李氏祖孫二人。忽聽一陣播門的聲音。如山價響。黃泰就知有異。急趨前開門。見胡萬春直沖進來。他臉色已失了常態。見大眾都擁在黃寓。他便連聲說道。又出事了。諸位老前輩。你看這樁事兒。應該怎麼去辦呢。

不先報告事由即突然詢問辦法其粗莽可見其焦急焉亦可見

梁

玄通道。你倒底來報什麼事呀。也不先將事由說明。別人又怎能想出辦法。胡萬春默想着。也自覺好笑。復又喘了一會兒氣。纔接着說道。今午曾有兩個過客。同進鄧家飯店。點菜要酒。那一種神色。非常凶惡。好像有意前來尋事的樣兒。何嘗不是有意惟爾心粗看不透耳因為那些酒菜小事。已是七嘴八舌的。鬧得人窮火直冒了。俺若是飯店的主人。早就要與他倆比試比試。鄧太夫人真是沒有絲毫火氣。祇向着他倆陪笑臉兒。試想店主既如此小心。俺又怎好大發窮氣啦。一時看不下去。俺祇好避讓到店外。不理會他等。誰知

他倆越鬧越凶。最後說鄧氏兄弟曾欠他倆二百兩紋銀。本利未付。已經十年。計算本利。足有二千餘兩。限鄧太夫人。在三日以內。如數付清。不然就須將那飯店的房產。轉讓給他等管業。咧。鄧太夫人。便向他倆索要借款字約。他倆信嘴支吾。說當初借錢時。與鄧氏老哥倆。皆莫逆交。故而祇憑口約。不曾另立字據。他並自稱都不識字。就立字據。也沒用的。因借債人不識字而借錢廢除字據此真是一想情願之扭筋理比時鄧太夫人與他爭辯了幾句。誰知他倆拍

案大怒。即將滿桌的杯盤碗盞。搗毀個乾淨。並要扭打鄧太夫人。幸喜俺與元姑二人

出馬。方將他倆打退。他倆臨行之時。還掉臉說道。俺曉得你等。全仗玄門兄弟的威風。

橫行霸道。妙語出諸彼等強說欠金之無賴口中究竟誰是橫行霸道則昭然可自辨矣三日以內。總要你等嘗試爺爺們的利害。那

時哀求饒命。還來不及咧。看他等去時情形。三日以內。必定要來尋事的。諸位老世伯。

這事應該怎麼對待呀。我看如遇此輩應大展馬騰雲胡萬春之技能不分青紅皂白抓住惡打一頓即不能勝亦痛快也黃玄子問道。你可知他

倆的姓名。都像做什麼事業。咧。胡萬春想了一會兒。方接說道。一人叫范大福。一人叫

張三保。都約三十多歲。也不像綠林好漢。如奉承他一句。都像個鄉約地保模樣。形像鄉約

地保猶曰奉承其形狀卑鄙亦可想而見若論他倆的本領。却全在嘴巴之上。和他交手。還沒有一倆回合。他倆

都捱俺兩下皮捶了。俺看他等果真是這一類的寶貨。就再來一千八百。俺胡萬春

也還對待得下去咧。客氣客氣此乃是胡之自豪語然爲胡設想今使其獨戰若等酒囊飯袋即使戰勝亦不足豪也梁玄通便向大眾看了幾

眼道。這乃是兩個未入流的好漢。妙喻絕倫作者真窮形盡相矣黃泰笑道。開鑼戲也。祇配差兩個筋斗

虎兒。妙解人願作者之筆尖刻入骨然而范張二人人格掃地矣顧鵬正色說道。你們少開玩笑吧。俺看他等前站先鋒業

已出馬。當然大戰就在眼前。說不定俺們左右村鎮裏。他等已隱伏多人啦。又向胡萬

春將俠尼曼因的來信。略說了幾句。道。你早些回店。可將這事說明。並囑勸鄧氏祖孫

眼前仍宜退讓一步。最好將飯店歇業。都同住。在晚翠村裏。共商對待方法。咱們大體

要緊。這眼前小損。算不得什麼。鄧氏祖孫。都很明白事理。想必與咱們意思相同的事

不宜遲。你就趕快回店吧。胡萬春奉了顧鵬之命。告辭回店。他等又接續議論。顧鵬當

時說出兩件要事。一是左飛龍倫再率領人衆。前來強奪赤茅山寨。是讓是爭。極應設

法對付。二是曼師極望大眾。同赴汴梁。是偕行還是分往。這赤茅山近境。應否留人。此

大問題觀之極易而解決極難吾人須認定顧黃等及玄門兄弟之集合實在精神而余太元等之集合重在形式苟與並論則根本錯誤吾意若是但未知作者究持若何意見解決也 大眾議論了

許久方纔解決。第一集赤茅山寨。既無險要可守。又無兵卒維護。當然拋棄。好在他等

結合。是志在殺賊。不在爭權。事尙暗取。不尙明爭。所以赤茅山寨。就使左飛龍重奪回

去也。無什麼妨碍。此項議決案若使常人觀之必疑顧等抵抗力薄弱因左飛龍等大軍將至彼等斂翼退避矣而不知此正使與盜之區分異點也顧等以一身爲本位其固有之勢力舍技能而

外卽三五朋友而已然皆形若流萍條聚散其精神固結自勝于烏合之衆矣彼等所謂志在殺賊不在爭權事尙暗取不尙明爭若是赤茅山寨爲左等佔去更加以重兵扼守彼等具其大好身手仍可攻破仍可殺賊也

必欲急募兵卒與左等爭此一隅之地則與左等處于相當之敵體又何盜俠之分哉故甯讓而不與抵拒非但恐擾害生靈且藉此以證盜俠不同之點也 祇是那些守寨的老卒。須

早日通知他等退讓。莫要臨時累及他等身家性命。那就有些損德啦。此亦是一般盜賊與不計及者也

第二事。大眾決計分道踐曼因之約。如有願居此地者。亦不强行。不過既居彼

處。就應擔負偵探左等消息。與一切通告之責。其他進行等事。應視碧雲菴爲發號令

的地方。無論大小進行事務。不由發號令的同人通過。都不能單獨進行的大眾商量

了兩大事體。然後又會商各人去留的意思。審慎顧慮。都覺以分道前往碧雲菴爲佳。

雖如鄧李氏祖孫二人。亦同行前往。因爲余太元等。既有偌大的結合。所謂擒賊擒王。

彼此應轉移目光。共視天柱山的總寨爲重點。至於赤茅山寨。不過是分寨之中的一部份。且非什麼扼要的所在。祇要能將天柱山的總寨打破。餘如莽蕩山。飛龍寨。以及赤茅山寨等處。都可以一揮手而掃盡妖氛了。大衆會商既定。次日黃泰顧鵬黃玄子。梁玄通等四人。便趕到赤茅山寨。傳齊一夥看守房屋的老卒。便將他等來意說明。接說他等都要分道遠遊。無暇照管山寨。倘左飛龍等捲土重來。不必與他抵抗。各灰自保性命。至於老卒等對左的向背。他等都不加一辭。俠義結合完全以愛惜生命尊重人道爲要點。即此細故猶爲他人顧慮周全。其他不言可說罷。又在全寨裏巡查了一番。舉凡那些損害生命的機關。一一從根本焚燬填塞。拆除罄盡。其他通常房屋。並不毀動一瓦一木。辭去的時節。那些老卒都圍送下山。揮淚而別。此乃純是情感所換得者。非金錢與威力而能得之。試觀左飛龍去後。可有一人念及否。觀此而孰良孰秀。自判矣。接說黃泰等因念崔敏厚待鄧李氏的一事。其情可感。便偕鄧李氏祖孫二人。特往專訪了三次。最後纔得會談一面。彼此皆是血性男子。各以肝胆照人。當然談得非常親密。並告知他八卦教的教徒。將來重佔赤茅山寨。此後如有特奇消息。要他隨時相告。崔敏本也痛恨邪教的。聽說這話。

便一一允從。且與黃泰相約。如日後重來驅逐教徒。他還可以引荐二三位老友。協力

爲助的。此乃是後文之伏線。作者極喜於不經意處。加此伏筆。今寫之愈覺平淡。後文愈顯其奇。黃泰大喜。復與文璜接談了兩次。遂偕鄧李

氏祖孫二人。奔往碧雲菴而去。他如願鵬偕同馬騰雲。梁玄通偕同胡萬春。姜輔仁。黃

玄子偕同金殷氏孫志雄。袁振華等。次第登程。按下不表。且說左飛龍。那日被黃泰的

飛刀。刺傷左肩。他頓時避往後院。滿想取得他的虎頭雙鈎。再往前堂對戰。誰知剛纔

跨進後院。忽覺兩眼昏黑。一脚踏空。就要栽倒。幸喜他的髮妻唐仲鸞。也是一個精通

武技。博知神術的婦女。他乃是鐵羅漢唐彰的愛女。外號人稱粉蝴蝶。此時他見左飛

龍那般形狀。急扶定他丈夫。暗藏到傳異窟裏。復將上衣解褪。祇見左肩上現出一縷

傷痕。約有二寸餘長的口徑。那赤紅鮮血。都變做紫黑的顏色。唐仲鸞就知業已中毒。

再看衣袖上掛住的那柄飛刀。約四寸餘長。二寸餘闊。光彩奪目。刀面上鑄着飛天夜

叉四字。唐仲鸞便暗喫一驚道。這老兒的飛刀。百發百中。他刀中含和有毒汁的藥料。

練成。一經見血。就傳毒遍身。如七日不醫。周身皮膚就漸次潰爛。不易療治的。藉唐仲鸞口中補寫

黃泰之飛刀利害極其自然不嫌拖贅作者之筆天矯入神也

恰巧那傳異室裏專藏的藥物極多。唐仲鸞又深明醫理。這也

是左飛龍的陽壽未終。唐仲鸞隨卽配了幾種解毒的藥物。當時就給他丈夫洗擦了

一夜。直待黃泰等搜查秘密機關時。他內室裏許多金銀珠寶細軟之物。都一掃而空。

那皆是他兩個愛妾。叫做大喬小喬。一見大勢不佳。便各與他所愛的男寵。同自地道

之中。簾捲遁去。

此乃龍姬愛妾之下場。凡與此具有同癖者。閱之極應猛然省悟矣。

若說到罪魁禍首的左飛龍。何嘗逃去寨門

一步。仍偕他的髮妻唐仲鸞。深藏在傳異室裏養傷呢。

患難夫妻此時自見作者寫此。蓋有深意。閱者讀之當亦生感。

直到

第二天入暮。外間的鋒火已平。左飛龍的傷口。雖未完好。却毒氣全消。已脫危境。唐仲

鸞便乘更深人靜之際。就扶着他的丈夫。逃出山寨。披霜帶露。那敢少遲。一直奔到伏

虎屯。武華家裏。休養了幾天。臂傷全愈。眼見同夥的爪牙羽翼。都分散四方。沒有能力

恢復山寨。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便遙望着赤茅山。大哭了一場。道。俺一息尙存。若不恢復俺原

有的事業。俺就永世不再現身江湖。與諸友朋相見了。武華與他髮妻唐仲鸞。都勸他

一番。無非勸他擇一幽靜之地。安心休養。不怕沒有恢復時機的。

誠如其言已在目下。惜乎不是正道耳。

左飛

龍此時也無可如何。便與他髮妻商議。決計奔往徐州府。暫寄在他岳父唐彰家裏。少事休養。計較已定。次日便僱了一輛大車。夫妻二人一同前往。不多幾日。就安抵徐州。從此他就暫在唐彰家裏休養。終日祇憤憤默念黃泰的飛刀不在出門一步。一日午餐纔罷。他翁婿二人正借着一局秋枰解悶。接聽門外忽有兩人連嚷道。唐爺可在家麼。唐彰聽有客人呼喚。急忙丟下棋子兒。迎出房門。祇見兩個彪形大漢。生長得凶惡非常。唐彰他年老眼花。迎着瞧了一會兒。似曾相識。却說不出姓名來。祇見那兩大漢迎着同施一拱手禮道。唐爺多年不見。你老還康健啦。唐彰便接應了兩個謝字。復延請客房入座。再說左飛龍與他岳父對奕。正東蕩西勦。殺得高興之際。忽聽有客來訪。唐彰他心坎上老大的掃興。又聽那來客的聲響很熟。默忖這必定與俺也相識的客人。後見唐彰已延請那兩漢走進客房。那兩客正自報姓名之際。左飛龍便從門隙中瞧看了兩眼。誰知他這瞥眼一看。頓時大喜如狂。忍不住的直奔進客房見客。欲知這兩客究竟是誰。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黃泰因鄒雷屋角投書而後。於是自稱老了。而受後生戲弄。語意之間。似不免含有酸意。然余意以爲亦可作愛才觀也。因愛之深。而念之切。猶如黃泰之釋放董玉寶。何常不是因愛而釋之耶。細味其臨別贈言。雖未明言勸與同道。而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其意到而言未到。早爲識者所窺破矣。彼對鄒雷亦是此意。苟加忌嫉。最後亦不於鄧李氏之前。力任執柯之責。而偕馬胡二氏撮成此一段良緣也。

顧鵬等放棄赤茅山。而向天柱山謀進攻。確有遠見。斯乃用兵之謀略。不僅精於拳棒者。所可能也。或譏其畏懼左飛龍等捲土重來。則大誤矣。

第四十二回

左飛龍接待兩社友 姚光教祭煉百寶爐

話說唐彰正將那兩個大漢引進客室。彼此方各道姓名。左飛龍忽搶步跨進客室。便

向兩漢驚喜問道。咦。你倆怎趕到此地來呢。吾若化身爲左飛龍必知其來尋案主者兩漢猛見左飛龍進房。他

倆也都起身。驚喜笑迎道。果被咱倆押着孤丁了。絕妙好辭卽此一語已活畫出兩個賭鬼正是來尋找您的。唐

彰從旁聽着。祇向着他等獸看。左飛龍也知他岳父不識此兩漢。便從旁指着兩漢。向

唐彰說道。岳父想不識此二人。這就是金頭蝎子孫隆。赤毛虎韓昌。乃赤茅山寨的兩

員大將。將誠不小祇是臨陣慣打敗仗而善于脫逃耳與小婿是生死至交。無異同胞手足。用藉此補寫兩漢姓名筆靈活不嫌呆笨轉向

孫韓等。叙說他岳父的歷史。彼此遂景仰欽慕的寒暄了一番。這纔言歸正傳。孫隆不

待左飛龍詢問。便自說道。寨主那已往的事。咱們也不必再算那回頭賬了。倒是將來

各事。應該如何進取。總得想個辦法。韓昌點頭接說道。照呀。咱們總不能一槓子就被

人打倒。不想翻身報仇。左飛龍便歎了兩聲長氣道。想俺在赤茅山時。坐擁千人。兵強

馬壯。更賴諸位兄弟。左輔右弼。尙不能保自安。栽了偌大個筋斗。何異當面罵人孫韓二氏聞之皆應自愧如今

祇混得一條光棍。自家兄弟皆東逃西散。好漢不談當年勇。你要俺想個什麼辦法咧。

失勢英雄同有此感。粗鄙之如左飛龍。猶不免此長歎。斯亦人之恆情也。

說時他的神色非常懊喪。唐彰接着安慰道。古今不可以

成敗論英雄。賢壻也不必如此灰心。常言說得好聽。栽一個筋斗。長一分見識。英雄不

怕打敗仗。百折不磨。方算得是銅筋鐵骨的好漢。祇是日後幹事。須加小心。當未幹事

之前。必先籌得妥善的辦法。然後再去施行。自然可以得手的。

老謀深算。畢竟高出乃壻一籌。此卽是年紀較長。閱歷較深耳。

孫韓二兄。既然遠道趕來。他必有良善辦法。俺看真有機會。你也不能自視大薄。大家

合力進取。總可以圖報前仇。恢復前業的。復向孫韓二人說道。如今閑話少說。二兄可

有什麼切實辦法咧。孫隆便將來意說明。原來孫韓二人。自從赤茅山失敗後。他倆都

如喪家之犬。無處投奔。久而忽想到莽蕩山的蔡天龍。他倆各自計劃了一番。遂同往

彼處。暫謀一托足之地。因孫隆與蔡天龍。本是姑表兄弟。韓昌也與蔡天龍。同在長安

道上。剏辦過一次鏢局。今既有此原故。遂同往投靠。誰知他倆同趕到莽蕩山。蔡天龍

適自飛龍寨回去。正謀推廣團體。招納人才等事。及見孫韓二人。越加欣喜。便將聯絡

余太元合組天柱寨等事。祥述一番。復挽孫韓二人入夥。並囑他倆往迎左飛龍。孫韓二人接他等情形。告知蔡天龍。蔡再安慰孫韓二人道。此乃一時失手。算不得什麼。損傷咱們也是仇視玄門兄弟。第一步就得剷除他等。與反八卦教人們。立志甚大。立言甚豪。彼最後結果能否如其私願亦殊費考慮者也。祇要左飛龍真心與咱們合作共事。咱們是有能力助他恢復原狀。報復敵

仇。非但他仍做赤茅山的寨主。並推尊他爲天柱山第四寨主。但是咱們也有一句話

要說明在先。赤茅山須附庸天柱寨之下。永爲分寨之一。並須改變他白蓮教的教旨。

嚴守八卦教的教旨。此舉雖稱曰互助實則無異歸化。他教弱肉強食又何殊迫其滅亡。彼此各盡能力互助教務。他若能遵守

此約。就請他速來報仇的事。請他放心。包管他得償私願就是啦。言大希功。古今同例。此蔡天龍之社會閱歷不及唐

彰多孫韓二人聽蔡天龍這番說話。都非常欣喜。於是同受蔡命。往尋左飛龍的行蹤。

無如四海茫茫。又向何方尋找。最後想到唐彰的寓所。都覺左飛龍此時窮無所歸。必

定偕妻投奔他的岳父。此所謂一寶孤。丁押着者也。於是偕往徐州府唐寓而來。誰知果如其算。與左

飛龍巧遇在唐寓。孫韓二人各將來意說明。左飛龍聽說。兩眼祇覷定他的岳父。半晌

不會作聲。唐彰也知他的心事。便向孫韓二人說道。左飛龍的意思。總覺他本身。原是一山寨之主。如今鬧得丟盔卸甲。轉須倚仗他人的勢力。圖報敵仇。心裏總有些兒難受。雖是至情至理。但草包如其東床。却是未必想得到耳。祇是俺以爲朋友貴患難相交。這些須相助的事。也算不得

什麼。若說到附屬天柱寨。與改稱分寨等事。雖然很費思慮。好在他尊你爲第四寨主。如森羅飛龍兩寨。皆稱分寨。總寨的寨主。以先後分訂次第。別無總次正副之分。你也算不得居人之下。淮陰能受跨下之辱。以名分而爭大小。算不得是英雄。再說教旨的變更。俺想白蓮教與八卦教。教

旨相等。且有人說。八卦教本是白蓮教的化身。並無什麼差異。似此更無所謂歸化與改變了。同是一邪而不正的黨會。歸化又何如。改變又何如。古人臥薪嘗胆。爲的何事。俺看復仇乃是急務。他事均可

將就。況且蔡天龍也是很重友義的。周猛與俺也是多年不見的老友。如孫韓二兄所說。其中的主兒。都是咱們自己的兄弟。難得有此機會。正好借此報仇復業。殺敵洩忿。若如俺的意思。孫韓二兄。現專爲此事遠來。賢婿也不必再深思遠慮了。左飛龍他本是個頭號草包。草包而有頭號次號之分。活將左飛龍罵煞。從來不知怎麼叫做思慮。原來如此。彼所以開孫韓二氏語。即默視乃岳蓋欲唐彰爲彼審度。

可見左飛龍雖
粗確不傻也

今見唐彰這等主見。他也無別話說。便照着他的岳父之言。隨意套了一

番。方允許孫韓二人之請。當晚唐彰就辦了一桌酒席。給孫韓二人洗塵。並在客室之中。新設兩鋪。給他倆下榻。光陰迅速。瞥眼就混過五天。孫隆因歸程會有限定的時期。急於就道。直到第七日清晨。孫韓二人偕同左飛龍。奔往天柱山去。曉行夜宿。不多幾日。一同都趕到山寨。比時余太元、童朝柱、蔡天龍、周猛等。均未他往。可巧姚廣教、王胄、周巽等。全在寨中。各道別後諸事。都相對浩歎。余太元等。因左飛龍本是一寨之主。又

是白蓮教的領袖。當然另眼款待。飛觴獻斝。那一番熱鬧。真一筆也描寫不盡。失勢之雄

項優禮款待。應作若何感想。苟使少具知識者。必受之心痛。而不可一日居處矣。燈紅酒綠。足鬧了一句之久。余太元方特開各寨主聯

鑪大會。若輩所開聯鑪大會。未知其所議者爲何。恐含姦淫擄掠偷竊。扒拿別無他事矣。

當場議定的事件。第一是擴廣分寨。招募黨

徒。第二是爲左飛龍謀復原業。第三是剷除玄門兄弟。以及反對八卦教的一派。商量已定之後。便分道而行。今除却他事。專談左飛龍。自得余太元等援助。恢復他原有的勢力範圍。他如姚光教、王胄、周巽等。仍舊與他合作。共與玄門兄弟爲難。此外天柱山

合寨同夥。如有所需用的。隨時都可調遣應用。

左飛龍得此臂助。苟再不能戰勝。直是飯桶矣。

左飛龍因此越加高

興。便命張三保、范大福二人同往落鳳村。先去栽鄧氏祖孫的釘子。又派武華、曾士弼

二人。重整百家窪、牛王鎮等處。原有通信的機關。自偕姚光教、王胄、周巽、孫隆、韓昌等

五人。分由萬年河兩岸。秘密進行。一部份由姚光教領首。率領王胄、孫隆二人。暗探黃

泰、顧鵬等居處。一兩份由左飛龍領首。率領周巽、韓昌二人。直取赤茅山。招募原有的

部屬。奪取山寨。余太元又怕他勢力薄弱。加派劉長勝、邱廣海、李曜魯、奎等四人。暗從

援助。一切事務。仍受左飛龍的指揮。左飛龍便將一切進行等事。籌備定妥。他除已派

范張二人。先往落鳳村而外。再派姚光教等。暗向萬年河北岸奔去。劉長勝等也次第

登程。最後左飛龍。因天柱山與他岳父唐彰的居所。相隔不遠。遂偕周韓二人。繞道徐

州府。並請他岳父。率領他的髮妻唐仲鸞。一同前往。那一路之上。雖不是旌旗蔽日。人

馬騰喧。但那種種行動。與左飛龍等失勢逃走的景況。又不相同了。

凡人之氣度。概以景況為轉移。今如左之率衆

回山與前次率妻脫險等狀。前後雖屬一人。而聲勢無異天壤之隔。作者並未加以描寫其神色。自判輕描淡寫。不見着力。確是妙筆。

接說左飛龍途過徐州府而後。又

加入唐彰父女二人。直向赤茅山進發。那時姚光教。范大福。武華等衆。都分班先日前往。並預定伏虎屯。爲他等聚合之處。大衆同在彼處聚會一番。再謀奪取赤茅山寨的辦法。儼然是行軍動作。與前番迥不相同。一日左飛龍等。已行抵伏虎屯。比時范大福張三保二人。業已趕

到。就將他倆的任務。報告了一番。左飛龍方知鄧李氏與元姑二人。都隱身逃避。那一座飯店。也停止營業了。此爲范張二氏鬧店事告一結束。接次武華會士弼等。報告邀月樓與劉家飯店。

皆正式開張。此爲武會二氏設立機關事告一結束。他如姚光教等。繼續渡河。都說立門兄弟。以及黃泰顧鵬

等。皆逃避無蹤。此爲黃顧等遠往汴梁之事作一束筆。左飛龍聽說大喜道。這也是他等自知不敵。正見邪鬼

無論怎樣利害。終自不敢見正神的。此夫子之自道歎。吾聞之肌膚發麻。姚光教道。寨主不可太小量他等。

俺看他等驟然避盡。這其中必別有原故。如顧鵬黃泰等。皆負一時的盛名。况曼因那

個牝秃驢。素以詐勝。慣出奇兵。似這等不戰而退。決非他等本意。再說立門兄弟。都各

有特奇的技能。他等就甘心這等退讓嗎。恐至傻至默如婦人孺子。誰也不能相信的。

姚光教畢竟謀略高。左一着吾深信前次之戰。若非姚等憤然離寨。左必不致一敗塗地。黃顧等亦不致若是順手可見人才。與事務確有莫大關係也。左飛龍聽說。冷笑了兩聲道。

賢弟。你也胆小太過分了。此地本是咱們的生根紮壘之地。就說咱們如此情狀。一招手還怕不集合千人。他等就佔得山寨。試問他可能招募得一人。不然。他豈肯不進山寨。別處隱藏着不出頭咧。似這等聚合。何能經得住一戰。他等若不因此自危。何肯就全數避去咧。這正是他等知機的所在。咱們若再顧慮。那就是中他的詭計。越見咱們太無能耐啦。

此說不盡無理。不過左飛龍作此說法。仍是自信太深。輕敵必敗。閱者試看下文。

孫隆韓昌等也都覺姚光教之言過於

謹慎。惟唐彰與王霄周巽等聽着。頗與姚光教同意。皆勸左飛龍謹慎進行。萬不可再蹈覆轍。左飛龍聽着。雖然未說反駁的話兒。但是他的心坎裏。總覺姚光教等胆量太小。於是特派孫隆韓昌偕同劉長勝邱廣海李曜魯奎等分往赤茅山四境村莊招募舊部。禁旬之間。果被他招得約一千餘人。復選擇了一個黃道吉日。整齊隊伍。浩浩蕩蕩的向赤茅山進發。當時那些看守山寨的老卒。各受左等勢力壓迫。誰也不敢違抗。棄舊迎新。祇好再調轉一副面目。左飛龍安然進寨。那四境各村鎮的人民。轉又一片頌聲。反將左飛龍等高捧到三十三天以上。他如黃泰顧鵬等衆。都被他等罵得不值

一文。强者無是非弱者無曲直皆因社會之中一般人衆祇尙勢利而不尙公理者也作者今作此數言實抱有無窮感慨也一日左飛龍正與姚光教等閑談

那整理寨中各項密室機關等事忽見一老卒向前報道天柱山現專有二人前來說有緊要書信必須面呈寨主左飛龍當即吩咐引進姚光教等遂各自退去不多一會那傳達的老卒引進二人年紀皆在四旬左右眉目間神氣充足服色也非常樸實與左飛龍相見之後各報姓名一名管灼華一名常周都是天柱山寨的謀士。此二人突然出場狀極平淡而其所演之戲劇則極奇特左飛龍忙延請入座詢問來意管灼華便將攜帶的書信取出獻上左飛龍接着急拆開細看原來是余太元親筆寫的其原書云

飛龍社兄鑒接誦來書欣悉安晉寶寨敵衆聞風遠颺足證虎豹之下狐兔難存慰甚惟玄門兄弟詭計百出頃本寨已獲偵騎密報謂若等現有極陰狠之奸謀專與吾黨樹敵並聞廣募勇敢之士散佈四方游說人民分毀吾教威譽另派多人刺殺吾黨重要首領今因吾教廣募教士彼等乘虛而入陽奉吾教陰毀吾教日昨本寨已獲得二奸均確得彼黨實證現已當場斬決惟恐各分寨易中奸計

特專管常二兄趨前請於招募黨衆時深爲留意如遇此項奸人混入望立即當場斬決是爲至要再者李玄眞兄現自汴梁來山本寨同人擬竭誠奉迎李君入教並共謀破敵與闡擴本教辦法童蔡周各寨主均在山恭候急盼尊駕迅將寨務料理清楚來山共圖大舉尊寨恢復如何情狀並望詳示管常二兄先行歸報以慰弟等渴望尤盼尤盼敬頌公安同教弟余太元稽首

左飛龍閱畢轉向管常二人說道玄門兄弟果真有這等利害的陰謀嗎

豈僅於此吾恐更有較此甚者

左飛龍淡然視之此乃彼之眸子睛也

管灼華道天柱山已查見了兩三次真憑實證均被咱們教主搜得那

裏還是假說的咧左飛龍說聽又默忖了一會兒他復自言自語的說道果真如此確

是一樁很難敵禦的事兒

左飛龍粗莽且庸作者並未多費筆墨已寫得活潑潑地

復又向管常二人笑道本寨防禦極

嚴俺雖招募兵一卒除却是四境各村鎮的良民倘若從遠道趕來報効的俺必須

親自考驗似這等審察想他們也決不敢前來的

到此尙欲自吹法螺益使識者聞之竊笑

管常二人都暗下冷

笑他好誇常周說道幸有寨主的虎威坐鎮在此誰敢前來討死當真他玄門兄弟都

是三頭六臂嗎。何異當面罵人左飛龍大喜道。着呀。本寨的戒備。俺自信尙森嚴不懈。况

本寨兄弟。都是四境村鎮的良民。良民二字出諸左飛龍口吻中沒有一個閒雜人。就使立門

兄弟。密派人來。也是容身不下的。天柱寨或是創立不久。各事疎懈。倘照本寨的辦法。

包管敵黨密探。不敢進窺一步的。他說時色舞眉飛。頓現出很得意的形狀。吾恐閱者至此而不肌膚

發麻者必是無感覺之人管灼華見他既這般得意。樂得從旁恭維他一番。接問他恢復山寨的情形。

與他山寨的內容。以及招募黨徒。對付立門兄弟等各種辦法。左飛龍並不稍留隱情。

一一向着管常二人。說了個乾淨透澈。接着又將顧鵬黃泰等痛罵了一番道。別人都

將立門兄弟。看得如虎狼一般。俺看都是些笨豕。你想罷。他等既佔得俺這山寨。並不

敢進門一步。已覺可笑了。今俺捲土重來。方到伏虎屯。他等都嚇得跑個乾淨。這等脚

色。也配說是虎狼嗎。俺今老實說了罷。似這等英雄好漢。俺却不將他放在心上。等待

咱們內部清理。務當共圖大舉的時節。隨便派幾個兄弟夥子。祇須一夜的工夫。就可

將他等殺個乾淨。當真還勞動咱們出馬嗎。常周聽說。便拍手贊美道。寨主所見極是。

俺也是這般主兒。未必如此蓋仰從左飛龍鼻息大耍其木頭人耳

管灼華也接說道：是呀。咱們的前途無量。大有

可爲。若被他等攀住手脚。也未免太無能耐了。左飛龍聽說。非常高興。是日自留他倆

同住在山寨。當晚又特製一筵上等酒菜。給他倆洗塵。並引見唐彰姚光教等。次第介

紹了一番。那一夜歡宴。直到夜闌纔散。次日。管常二人。便要觀察那全寨的秘密機關。

閱者注意此處乃係後文之伏線非閒筆也

此時姚光教很覺不安。無奈左飛龍的心思。恰好與他相反。他正想

乘此機會。賣弄他的才能。

姚光教見事處處高出左飛龍一步而處處不能爲左信用最後仍是左佔優勝實彼將來失敗起點也

故不聽姚說。便親

引管常二人。隨處觀看。並一一親手開動暗機。自炫精巧。接次又將全寨上下人等的

組合。以及四境暗設的傳送消息的窠店。他等所仗恃的種種神術。非但他一身的法

術與本能。並姚光教等。何人。以何術保身。何人。以何能破敵。說得澈底明白。不留絲

毫隱情。管常二人聽着。却將左飛龍。頌揚得如天人一般。活把個左飛龍。恭維得也不

知怎樣纔好。一旁却把姚光教等。氣悶得也不知怎樣纔好。

不能阻攔氣悶何益姚光教雖較左飛龍慧敏靈利然其氣魄太薄

仍非成事之才

管常二人。各將赤茅山寨內情。已詳細問查明白。勉強各在山寨裏。又歇息兩

天遂說曾奉余太元之命。尙須另往他處。商洽種種要務。故不能再延遲時日了。左飛龍聽說。也不便久留。當晚又給他倆餞行。次日清晨。左飛龍親率左右人等。公送管常二人。直下山寨。各自分手。同說後會有期。分道而去。接說那姚光教的爲人。他自幼父母雙亡。便流落在風塵之中。四無倚靠。後遇一個老道。年約六旬。他自養的工夫甚深。故看他祇有四旬左右。童顏鶴髮。他的神氣。非常瀟灑。他原名叫做譚真。別號自稱捫蝨道人。後因他的相法甚高。善觀氣色。一時就有許多人都說他的相法。出神入妙。便公送他一個外號。叫做神眼真人。誰知譚真的本領。尙不僅此。他本是個白蓮教的教士。什麼出神見鬼的種種邪術。無不精通。若論武藝。他也能來得幾手。大可稱爲文武全才。祇是誤入迷途。始終難得正果。曾在山東濟南府訪友。忽遇姚光教。也在濟南流爲乞丐。此固是人生之盡頭路。凡世人若不由此路經過。亦必不易成。材所謂天欲福人必先加以磨折此之謂歟。一日大雪。姚光教適自一古廟中出門乞討。忽迎面與譚真撞個滿懷。譚真一見他相貌非凡。氣神雄厚。便乘機就與他攀談起來。彼此談說得情投意合。譚真就力勸他學道。日後必大有可爲。眼前也免受這飢寒之苦。此說最易打動人心。雖古今英雄奇士終不免因此

心動。姚光教聽說到飢寒之苦四字。頓時歡喜非常。便毫無異說。就拜在譚真門下。爲受業弟子。由是整日價追隨譚真的身後。寸步不離。如此他就廢寢忘餐。忍苦耐勞的日夜學習本領。足學了有五年之久。譚真非常愛姚勤慎。便將他本身所有的文武本領。奇法神術。概行傳授給姚光教。說也奇怪。姚光教既得了這等文武秘傳。論理他自高飛遠走。圖謀他的生活之計。誰知他却不然。雖經練得周身本領。他仍不與譚真遠離一步。直迨譚真瞑目去世。姚光教也是一條光棍。那有什麼閒錢。供給他的恩師。了清喪事。咧。遂復施他的乞丐的本能。特向四鄉八鎮。以及各街各市。叫化了三天。方將他師傅身後各事。料理清楚。譚真初見姚時。急欲收其爲入室弟子。初觀其一片美意。蓋欲携提姚成人耳。矣。吾閱至此。益信譚真相法之神。若似已知本身必靠其收場。故而竭力援姚。一。手荷譚真確有此意。真無異于神仙中人矣。他復將乃師所遺之物。一一收拾藏起。作爲永久的紀念。誰知最後尋得一卷抄本的雜記。其中記了許多奇法異術。都是譚真平日未曾傳授他的法術。或已經傳授。而姚光教尙未能領悟的法術。全行記載得周詳。姚光教一見大喜。遂自覓了一所幽靜之地。苦心研究了一年。這纔入市訪友。

未久。便與王胄周巽穆珍等相識。仗着白蓮教的頭銜。開門授徒。日復一日。他這姚光教三字名兒。就縱橫南北了。原來如此可惜未入正軌仍負乃師初意這皆是姚光教的已往之事。暫且不提。接

說他今重上赤茅山後。曾見左飛龍。受顧鵬黃泰。以及玄門兄弟的打擊。復又與余太

元佟化等相遇。自覺人世間的能人很多。倘不自練得一二特長技能。終必受人排擠。

不能高踞要職的。所見極是不僅彼之一人吾願世人皆應作如是想最後他又見左飛龍。乃是個不能共圖大事的

莽漢。但是因友誼相關。又不便與他遠離。眼見同處山寨之中。又無事可做。終日閒得

真有些煩悶。無已。便思到專煉法寶。倘能如願成功。他特有這等法寶在身。非但可以

防身。並可在同社兄弟之中炫美。若有機會。且可招募自家兄弟。另創分寨。也說不定

咧。他主意打定。便首先特製十二支赤紅旗。僅如掌大。旗形三角。每支旗上。斜畫着斜

行七星。旗角之上。並畫了一個很小的八卦。天罡地支二十八宿皆分列旗中。將他並

藏在一間密室之中。定名叫做陰陽百寶旛。日夜祭煉。不使人見。如煉至四十九日。就

可以替代飛刀。煉至三月。就可以勾魂攝魄。若煉至三年。就可以調神遣鬼。喚雨呼風。

倘煉至十年以至百年。就無所不能。隨意運用了。這也是那本雜記上秘傳的。姚光教遂專心做那第一步工夫。其次再逐步進行。欲知他這副百寶旛。究竟結果如何。能否實用。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譚真初發一點善心。而收留姚光教爲弟子。其身後卽仗弟子收場。姚光教後發一點善心。而獲得乃師之秘本。循環相報。孰謂天公無道理耶。

左飛龍。乃反立門弟子之敗將也。借助他人。恢復地盤後。便志滿意得。傲態畢露。其對管灼華周常兩人之談話。大言自誇。實已早呈驕兵必敗之徵兆。作者伏筆在先。預示閱者之意。

姚光教固爲白蓮教中之健將。無如不入正路。明珠暗投。未免可惜。

第四十三回

祭靈旛巧遇二郎神

落客店戲耍小財寶

話說姚光教自從祭煉陰陽百寶旛之後。他就深藏在密室。晝夜不見天日。每天的二餐茶飯。皆由一個專使老卒。按時遞送。那時姚光教每日拜祭三次。晝則畫符念咒。夜則靜坐養氣。轉眼已混過一月。眼見那第一步工夫。可以做得圓滿了。果使其第一步工夫做得圓滿而社會上

又新增一種殺人利器上着
有好生之德當不使其成功

按那秘書中傳授的。若祭煉此旛。無論煉到何等限度。凡煉滿

一步限期。那前後各三日。必發現許多異兆。

今點此一筆後文
又接起無限奇峯

倘若寂靜無聲。那是祭者

鍊心不虔。或因污穢不淨之故。必須齋戒沐浴。從新祭煉。有此戒例。故姚光教刻刻戒防。不敢絲毫忽略。就怕的是白費辛苦。這日正是第四十六天。姚光教默喜道。第一步工夫。現已實做到九十九度了。倘若在此三天之中。發現異兆。俺就使他飛斬玄門兄弟。還怕不旗開得勝嗎。存心如此果真使其發生
靈驗而天道亦太無知矣他默想至此。非常愉快。是日他乘着陽光未落。便焚香化紙。自身盥沐了一番。時近黃昏。他就大燒香燭。敞開牕櫺。熄滅燈火。獨自全身披掛整齊。靜坐在蒲團之上。瞑目專待異兆。誰知枯坐了一夜。並一個老鼠的

影兒也不會瞧見。妙解人願將一般迷信者活活罵死姚光教尙自解自想道。好在還有兩天。或者最後一

日再發現異兆。也說不定的。痴心妄想祇好如此打算於是靜心專候。直等到第四十九天的半夜。依

舊不見影響。他_亦不免的就有些發慌。卽至此尙不算失敗事。恐君懷惱尙在其後也暗自發急道。俺總算得是謹慎

小心。不曾絲毫粗心大意。也不曾經過些須污穢的事兒。怎麼不見應兆。真奇怪得緊。

倘因此毫無影響。俺却祭煉到何時爲止呢。修心煉氣全恃專誠。若此不能忍耐。已處失敗之地輾轉躊躇。他心坎裏

祇鹿鹿價跳個不住。接着什麼魑魅魍魎。都擁上心頭。雖強撐着坐在蒲團之上。那心

猿意馬。也不知奔往何處去了。此所謂塵心未定。禪心未淨之故。若是修真煉道。又何異緣木求魚。惟聽室外的巡更梆聲。一陣

一陣的敲來轉去。越發惹得他心坎上發煩。手脚都不知應當如何擺佈。又久靜聽巡

更的已轉敲四更。那牕外忽然風聲大作。姚光教驟聽暗喜道。想必來了。他急將心神

鎮定了一會兒。接聽牕外嘩啦一聲。姚光教暗自驚喜。忙起身整肅衣冠。匍匐在案前。

俯首瞑目。呼吸也不敢多喘一下子。未幾。又聽那牕扇呀然開關。閃進一條黑影。頓覺

陰風橫掃。那案上高燒的三對紅燭。概行熄滅。祇有一束素香。星星點點的散插盞中。

神來矣。鬼至矣。異兆因而應矣。然彼未來之前。忽將燈火熄滅。其真偽可以不言而喻。惜姚光教當局昏迷。猶認爲神聖所托。異兆亦太可憐。

姚光教見燈火熄滅。他便暗

自抬頭竊視。祇在那香火星光之中。隱約見那黑影。端坐在案上。周身都是玄黑的服裝。散髮分披在兩肩。臉色漆黑。濃眉巨眼。口若血盆。兩耳之下。好像還懸着兩隻鋼環。

足有碗口般大小。姚光教的膽量本豪。此時已覺有些慄慄危懼。

倘若此怪爲敵人假扮者。姚光教應當若何對付吾

恐此時彼怪欲令姚自掌其類。一

百彼亦決不敢自擊九十九也。再聽那黑影神怪說道。姚光教聽者。爾今煉此神旛。可知尙

有忌用的規律。姚光教聽說。他便連連叩首道。弟子不知。專聽尊神指示。那神怪又說

道。吾乃二郎神楊戩是也。

未知姚光教可辨明。其爲三隻眼否耶。

此陰陽百寶旛十二支。本係吾所創製者。南

天門外。與齊天大聖鏖戰。曾用過一次。調遣天兵。後在泗州城。捉拿水怪。也曾用過一

次。皆奉天命所發的。此外吾曾經大小三千餘次的戰陣。尙未敢私用一回。爾可知這

神旛尊貴。不可輕舉妄用的麼。姚光教又碰頭應道。弟子謹遵神命。祇煉此保身。不敢

妄傷生命。

此說吾不敢深信。想二郎神亦未必能信。

神怪惡狠狠的哼了一聲道。哦。爾毋騙吾。爾須知濫用神器。

就應該召殺身之禍。吾姑念爾尙有幾分仙緣。恕爾初次。爾若不遵神命。任意傷生。那

就莫怪吾了。姚光教連連叩頭應說遵命。他早已嚇得汗流浹背，並昂首竊窺，也不敢少動啦。再聽那神怪哈哈狂笑了兩聲，接說道：姚光教，爾的仙緣止此。若不信吾言，接做第二步的修煉。那可莫怪要折損陽壽。這事爾須得留意的。他說罷，便破牕走去。

此段

記載是封神榜歟。西遊記歟。一片神話或譏曰不經之談。然以吾觀之作。者必別有深意。夫人世間果真有二郎神耶。雖三尺童子亦不能相信也。

姚光教直待那神怪飛去良

久密室之中，已杳無聲息。他方敢喘了一口氣，復聽巡夜的已轉敲五更。牕外的天色

也漸覺發白。於是打火，復將燈燭燃着了。急看那神案之上，所列的十二支陰陽百寶

旛，雖如原數，好像已移動了地位似的。姚光教瞥眼看着，也並不少加注意。

姚光教可以不注意而閱

者不可以不注意。蓋此一言乃引起奇文之莫大關鍵也。

他一一檢看了許久，心坎裏喜恨交集。按他喜的是二郎神駕

臨，已成就他這種神器。今後他臨陣對敵，即可立於不敗之地。

我看少歡喜些能否實用尙屬問題

恨的是

自己仙緣太淺，不敢再加修煉。如那調神遣鬼，招風播雨等神法，不能奢望了。獨自將

十二支小旗兒，翻來覆去，玩弄了許久，方拿定主意，決計告一段落，先行選擇機會，試

驗他一番，再作計較。未幾天色大明，全寨裏上下人等，都已起身，忽聽後寨人聲嘈雜。

業已鬧做一團。姚光教驚地驚異。急將那旗幟仍供在案上。轉身出房。詢問原故。他纔跨出房門。迎面忽與王胄相遇。姚光教急問道。什麼事。又鬧出岔子來了。王胄道。這事真有些奇怪。寨主的虎頭雙鉤。昨夜安置在臥榻之側。老左夫婦都未離身。不知怎麼已被人偷去啦。赤茅山寨之規則非其寨主自稱爲完美乎非其自謂爲無閒人敢進寨門一步乎今則如何應詢問寨主那案頭尙留下一書。老左現

正召集大衆會議。議論這樁事兒。復問姚光教道。你的百寶旛可祭煉好嗎。姚光教也不作聲。何不作聲豈疑二郎神亦弄鬼耶轉問王胄道。他等現在何處。咱們去探看一回。王胄便引着姚

光教一同趕到密議廳。此時左飛龍正怒容滿面。端坐在正席之上。餘如唐彰、周巽、孫隆、韓昌、劉長勝、邱廣海、李曜魯、奎、范大福、張三保等。均環坐左右。正相對議論這事。忽見姚光教、王胄二人進室。左飛龍急延進入座。並不待姚詢問。他便從身側取出一張紙條兒。遞給姚光教道。姚賢弟。你神謀鬼算的計策很多。這樁事兒。你看是怎麼辦。倘若這樁事兒。不追究個青紅皂白。咱們又怎好做人。那天柱山寨裏。俺也無顏再去了。古諺云。過分飯可食。過分話難說。迴想管常二人進寨時。左飛龍之法螺。特吹過分。瞥眼之間。彼寨主常用之武器。忽不翼而飛。彼盜者復留下一字大鬧教訓。左飛龍蒙此奇辱。又安得不憤懣。憤急求真相哉。他

說時怒目橫瞋。喘吁吁的。已是上氣難接下氣。姚王二人入座之後。姚光教便接着那一封書簡。其原文云。

飛龍足下。僕仰盛名久矣。同走江湖。原非仇敵。各行其道。初無碍於天地之寬。即使小有侵犯等事。亦應互相推諒。免操同室之戈。蓋四海一家。吾輩皆如手足兄弟也。江山無恙。國事已非。吾輩以已有之田園。而反爲他人耕耒。凡少具有人心者。目極瘡痍。而不思自振。以復吾漢家故土乎。漢高明太。皆起自草莽之間。吾亦丈夫。烏可自薄。足下計不及此。則佔山結黨。魚肉鄉人。築密室以藏嬌。集匪徒以作惡。遠近居民。往來旅客。一經宰割。則體無完膚。貪色斂財。無惡不作。以致少年婦女。胥自隱憂。富有資產。各皆恐懼。鷄犬不甯。道路多險。足下之罪惡。無可道矣。前次黃泰飛刀之下。不穿爾喉。而中爾肩者。蓋示薄懲。予足下以自新之路耳。足下不能猛悟。猶自炫其能。且謂謀殺玄門兄弟。易如反掌。一似四海雖大。有吾無他。彼玄門兄弟之技能何如。姑不空加評論。而若儕之行爲。光明正大。此豈足下

可及萬一耶。矧足下因仇視玄門兄弟之三五人而罵倒四海之內。罕一能者。烏乎。十步之內。必有芳艸。天地寥闊。足下竟敢一概抹煞乎。此笨豚如足下。真不屑教矣。僕天涯一孤鴻野鶴也。遨遊四方。素不知親疎偏倚。惟見人世間不平之事。輒欲代其平之而已。如足下之大言不慚。僕聞之殊爲忿恨。實告足下。僕朝夕追隨足下。已才有三日。本擬五步之內。卽以足下頸血濺。復因笨豚之血。不願汚吾寶刀。爰取足下應手之器。暫代保有。今且與約五日以內。足下脫能取回原物。僕猶認足下爲健兒。倘自毀前言。安心向善。僕亦敬足下。知過卽改之好漢。若再怙惡不悛。變本加厲。是不可以教之儉。僕惟不恥爾爲人類。但足下必欲橫行於世。仇視良善。僕隨時仍可取爾之元。幸毋自惑也。順祝珍重。平不平者留意。

姚光教閱畢。仍將原書奉還左飛龍。默然不語。又久。唐彰卽向姚光教笑問道。姚教師。這事不能若是虛下。究應如何解決。你也應該想個辦法。……姚光教聽着半晌。方長歎了一聲道。並非事到此時。俺還要埋怨寨主。遂向滿室人衆。周看了一會兒。此亦未免小心過分

足下忽怨寨主恐足下亦入糊塗套矣

方接說道。寨主爲人似嫌過於忠直。心想何事。口中就直說出來。此乃

寨主的推己愛人。一片好意。然有時談得高興。他人聽着。就要竊笑寨主了。

語語罵左草包語語反拍

左馬屁真使其哭不得亦笑不得也

唐彰連連點頭道。此却真是忠直之言。老夫平日也覺寨主待人未免

太忠厚啦。

又是一個拍馬大家

姚光教見唐彰也順從他的說話。越發高興道。譬如總寨裏派來的

兩人。若以俺的眼光看來。很不可靠。說不定就是玄門兄弟。派來密探。冒充總寨裏專

使咧。那時寨主並未少加盤詰。便將本寨的內容。說得一清二白。並引他倆參觀秘密。

又說明寨外的暗設機關。就如咱們初與結合的大腦袋等。尙料不定他等用心。應該

都要留個退步。何況那二人素不知名。又不相識咧。

這番言語雖然說得不差祇可惜放馬後炮賊去關門

王冑周巽

同說道。這樁事。你說得一些也不錯。那時咱倆就私議過一番了。現看這封書信。不是

玄門兄弟。自知實力不敵。乘此假鬧玄虛。就是這兩個賊漢弄鬼。那是一定無疑了。接

着你一言。他一語。都責左飛龍粗心大意。活把個左飛龍嘮叨得兩眼發直。他一腔無

名火。比時直冲出腦頂門。頓將臉色沉着說道。你們都放些馬後炮。俺看管常二人都

如文人學士一般。怎敢冒充總寨的專使。那余太元親筆書信。也能夠假造嗎。這都是

你們小心太過分了。小心過分者充量僅冤煞好人而已彼不以此爲是者細則失去應手兵器巨則傷及形骸究係何等上算耶

如那些已往的事。都不

必再談。如今想個什麼方法。尋回那兩柄虎頭鈎。這是最要緊的事兒。

既不能從納善諫而又須他人設法取還

兵器恐未必能遂其願也

大衆自討論這等無頭無尾的問題。已覺沒有良善辦法。更加合碰了他一

個釘子。都覺有些敢怒而不敢言。就有方法。誰也不敢多嘴岔舌了。

左飛龍會云赤茅山寨新訂規則極良善此時

左何不實施其寨主之威權而挾迫同人獻策乎

故而大衆聽他這番詢問。彼此都面面相覷。半晌不作一聲。又久。

仍是姚光教低聲慢氣說道。並非俺胆小識淺。故作艱難。這樁事實難得恰當辦法。俺

想他書信之中。並提到黃泰飛刀之事。若非他等同夥中人。何能曉得這般詳細。這封

書信。出自玄門兄弟之手。那是一定無疑了。

先決問題暫算已釋羣疑矣次應籌畫對付之辦法也

今他等雖以碧雲

菴爲大本營。畢竟非吾等山寨可比。況在河南省城之中。他等金錢上。也未必充豐。若

想招兵買馬。很大的難事。大概他等。決不以衆取勝。必以單人暗算爲本。施行那以智

勝力。以寡取衆的兵法。大衆分散四方。專由夜行擾亂。不與咱們正式交戰。避難就易。

這也是一定無疑了。說得有條有理確乎不錯仔細推測仍是空談活畫出一副政客口吻這次投書盜取兵器正是他們的行

軍兵法。咱們無論這次去尋找兵器。或是日後與他等交戰。須得也取這等戰策。以彼

之法。制彼之身。方可取勝。若說到佈陣對壘。恐怕一萬年也沒有的事啦。諸位以爲如

何。俺看咱們宜急籌單人攻擊要緊。此固是辦法之一種然對於珠還合浦一事仍非根本解決大衆聽說都很以爲然。

孫隆韓昌二人。忽從旁問道。姚教師。你那陰陽百寶旂祭煉得如何。倘若咱門都取這

般行動。你那十二支寶貝。正有用咧。左飛龍也接說道。是呀。昨晚已到四十九天。你可

占得什麼異兆。姚光教見大衆這般詢問。樂得大擺一回威風。便將二郎神駕臨的神

話。細說了一番。何等高興何等得意吾恐仍陷他人圈套大衆聽說都非常驚奇。羨慕不已。左飛龍忽從旁說道。

姚教師。你要留意些。莫與俺同害的一家病。來一個冒充神聖。那你就進他的騙局了。

左飛龍忽作此言乃是還姚疑心管常二人之語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或者正中其言斯亦意料中應有事也姚光教聽說。連連搖頭道。笑話。笑話。那有這

等事兒。俺這事却不可與你那樁事並論。俺乃是一片至誠心。苦求了四十九晝夜。方

求得神人顯靈點化。這乃是本教應有之事。此正是蘇花扭筋理而姚光教反而深信不疑此亦受權利之惑也况那二郎神的

神像。俺是親眼所見。豈是他等匪徒所能粧扮的。但他真不怕二郎神尋找爲難嗎。前

左飛龍等事何等精明。今談本身之事。何等昏聩。明於論人。昧於論己。此皆是爲私權私利所誘惑。雖精慧明敏如姚光教。猶不能脫此弊。左飛龍之自信過分。更無足論。烏乎做人之難。辨事之難。大眾聽說

也有信以爲真的。也有笑他癡迷的。他有羨慕的。也有嫉妬的。却都不與他爭辨。接着就討論對付立門兄弟。與尋找虎頭鈎等事。最後解決。祇留唐彰周巽。偕同李曜魯奎。范大福張三保六人。防守山寨。武華曾士弼二人。仍舊留守寨外的各項機關。王胄專往天柱山。密報左飛龍等。分擊立門兄弟等事。左飛龍便偕同孫隆劉長勝。姚光教偕同韓昌邱廣海等。分道進攻碧雲菴。直搗立門兄弟的老巢穴。沿途廣招江湖同志。畫計確實周全。恐難遂其願。一切籌劃既定。直到次日清晨。都分道前往。接說左飛龍偕同孫隆劉長勝二人。都扮做行商模樣。混下山寨。除却他等會議人門。那全寨嘍囉雜役人等。就沒有一個人知曉。他三人這日未行多遠。仍在伏虎屯住宿了一夜。次日。方向汴梁大道進發。他等沿途流覽風景。實係暗探立門兄弟的蹤跡。直走了七天的路程。雖各留心察看。總不曾得着奇異的消息。一日。他等已趕到紫石橋。與汴梁距離。祇有一百八十里。

那時夕陽在山。天色入暮。左飛龍因這幾日。風塵勞倦。便向孫劉二人說道。此地距離東京汴梁。祇有一百八十里路程。咱們就慢步進行。三天也可以趕到。俺曾聽老岳說過。這紫石橋。乃是個巨大商鎮。繁華熱鬧。不差於洛陽。轉又悄聲笑道。還有許多花溜溜的小蹄子。都出落得如牡丹花一般。

若等既懷此幻想左飛龍之所謀可以預定其失敗

咱們這一路很辛苦的。果

真見着好娘們。咱哥兄三都可以鬆一鬆勁兒。劉長勝因與左飛龍的交誼不深。總有幾分客氣。便向他說道。恐怕姚爺已趕到汴梁了。累他等在那裏默候着。也覺不便罷。

左飛龍道。你放心罷。那些事。也不是三天五天辦得好的。如今咱們也不是繞道兒。既然打此經過。那有過門不入的道理咧。孫隆從旁笑道。好了。好了。真有對味兒的。咱們就多逛幾天。也不妨事的。

真能仰體聖意可算拍馬大家

左飛龍笑道。照呀。老劉哥。你還不曉得俺的脾

氣。咱們哥兒弟兄的同是一個人似的。你又何必假裝孔夫子咧。

何嘗是假裝孔夫子不過交淺未便言深故意客氣

一回實則彼貪色熱度未必少弱

劉長勝便笑了兩笑。三人同進了市街。果見百商雲集。萬戶林叢。那些

男女老少。往來如梭般。紛趕晚市。漸次燈火交輝。照耀得街市之上。光如白晝。他等常

在落鳳村伏虎屯等處。時來時往。今驟然進此等繁華村鎮。他等眼光都望得發直了。信步而行。忽經過一座客店。乃是三明兩暗的高房大屋。石庫門面。坐西朝東。門頭上橫懸一匾。大書四海居三字。左右兩牆之上。一壁寫仕宦行臺。一壁寫安寓客商。那字樣足有方丈大小。氣象森嚴。比較鄧家飯店劉家飯店與邀月樓又何如耶大門左右。列拴了幾條高頭大馬。另有三五個彪形大漢。分站在門前。左飛龍等看着。便向孫劉二人說道。咱們就在此地歇罷。三人各無異說。一同跨進客店。早有堂倌迎接上前。將各人所背的包裹接着。左飛龍也不待他詢問。便向堂倌說道。須擇一所上等房間。那堂倌便向他等。上下打量了一番。左飛龍也明白他的用意。便向他笑道。小二哥。你放心罷。咱們有的是招財進。不會短少你分文半鈔的。他說時。早將隨身的一個包裹。嚙咚一聲。直向桌兒上一扔。道。哈。你瞧。一瞧分兩罷。那堂倌頓時轉過笑臉兒道。那有這回事。爺們也說得太小器啦。當時領着大衆。直向最後院子奔進。果然選擇了一所天字第一號的官房。初見三條光棍則冷冰冰。既見左飛龍亮彩。則熱騰騰。甚矣金錢之魔力偉且鉅矣。吾輩窮措大。安得不爲之氣冷哉。左飛龍却也非常漂亮。當即隨同堂倌。順手

取了一錠五十兩的元寶。寄存在賬房裏面。那管賬先生名叫程友仁。左飛龍便向程通過姓名。復自述道。咱們都是綢緞客商。現往洛陽去採辦材料。此地尙有些兒耽擱。說不定是三天五天。你儘管將這個鏍兒。化化開使用。如不夠。可先打個招呼。不會短少的。程友仁連聲謙讓道。您老何必客氣。咱們自家人。還要過這道手嗎。左飛龍笑道。這乃是規矩。應該如此的。說罷。他便回到住室。當晚就要了一桌上等酒菜。他三人都鬧了個爛醉如泥。那時程友仁見他等行李雖然蕭條。那行動却非常闊綽。便將他等當做上賓看待。特派了四個年少精明的堂倌。專供他等呼喚。圍繞着如同走馬燈一般。各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此左飛龍等之人力可以使其若是敷衍。錢力使其若是敷衍。明眼人自不難分辨也。是晚左飛龍等都喝得昏昏沉醉。要想安寢。但見街市之上。仍鬧嚷嚷的非常熱鬧。總覺不甚甘心。正在納悶之際。忽見一個年紀最小的堂倌。走着小快步兒。奔進官房。雙眉掃黛。兩頰微紅。一對點漆似的眼珠兒。骨碌碌的如從水中撈出晶球。頻向左飛龍滾去。再接着一笑。兩頰又現出一對酒窩兒。真要看得人心中發癢。形容入妙。吾閱至此亦爲之目迷神炫。然究何所謂耶。閱者可試一猜想。當時左飛龍一

眼瞥見。他便乘着幾分酒意。一把便捉住那堂倌手腕。那年少堂倌。便趁勢向左飛龍懷中一跌。他已笑得兩頰緋紅。那兩面吹彈得破的嫩腮幫子。恰好緊貼在左飛龍的頰下。那一溜綉鬚鬚的下頰。偎在他嬌嫩腮側。真似個黑刺蝟。酣睡在綿花籃裏。溫暖香甜。真說不出來的無限愉快。作者以生花妙筆而描寫此溫柔之鄉。雖曰說不出來。已覺閱之心醉。惟左飛龍之鬚鬚鬚未免焚琴煮鶴。煞風景耳。左飛龍便低頭問道。你叫什麼名兒。那堂倌笑道。俺姓林。名兒叫做小財寶。孫隆劉長勝從旁看着。都已扯得眼斜。嘴角之下。那饒涎一點一滴。價直向下落。孫隆此時忍耐不住。急走到小財寶身邊。伸手去摸他的手腕。覺香嫩肥白。滑不留手。復伸頭笑問道。你幾歲了。小財寶笑道。你猜罷。劉長勝岔嘴笑道。俺猜你十八歲。小財寶祇搖頭不語。孫隆道。十六歲。小財寶仍是搖頭。左飛龍笑道。俺曉得。你纔十四歲。小財寶癡笑着點頭道。不錯。還要多加三歲咧。他四人正在說笑熱鬧之際。忽聽門外一陣喧嚷。如山崩地裂一般。大眾都暗喫一驚。同奔出房門。探看原故。欲知此番喧嚷。究竟是何事兒。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姚光教於左飛龍之一夥中。總算鶴立鷄羣。且精明強幹特甚。然終不免爲二郎神所惑。頂禮摩拜。拱若天神。其愚真不可及矣。古諺云。方以類聚。信不誣也。

左飛龍可算是莽漢之一。然對於小財寶則心氣和平。不現纖毫魯莽氣。斯何故耶。無他。蓋因其眉目嬌好。可以惑人耳。色之爲害。又豈遜於金錢哉。

第四十四回

奪變童叟弄逞威風 爭閒氣客邸逞仇敵

話說左飛龍孫隆劉長勝等正與小財寶混鬧作一團。忽聽室外一陣喧嚷。左飛龍等聽着都猛覺一驚。惟小財寶聽着已嚇得臉皮失色。接聽有人嚷着罵道：「好大的堂倌，什麼兔崽子，難道還要咱們宋大爺下請帖嗎？」又聽一人說道：「江爺，請你老回府好說些。今天實因新到幾個外客，小店裏夥計實在忙不轉身，不然早就到府上去伺候了。」宋大爺這般賞面子，誰敢違抗呢？明早清晨，准派他前來請罪啦。何物宋大爺竟若是利害，且與客店之堂倌為難，其心理之卑鄙亦可想見也。再聽嘩啦啦兩聲，好像許多人，已將客堂裏的陳設物件，沖搗個粉碎。接聽一人拍案罵道：「什麼大腦袋的客人，他也敢佔咱們宋大爺的面子嗎？那不成。今天就等到九更九點，也要你交出人來的。」程友仁你須要明白些，若不交出小財寶，就得要交出那個混蛋客人來。如皆不能，那就是你有心為難，好得很。上有例，在你不見丁春福的下場嗎？他的能耐，比你大了。他關門之後，還吃了三年六個月的官司。你真高興，就照這原樣兒耍一套罷。凡百諸事皆可高興而吃官司亦可高興呀，此實人世間之創聞，市人所謂麻花理也。那程友仁祇一疊連聲

的哀求寬放。他說時尙嗚嗚咽咽。價含着哭聲。最後祇聽那夥人說道。你也莫說多話。限你到晚起更的時候。再不將小財寶送去。那可莫見怪啦。說畢。他等也不待程友仁答話。祇聽一陣風似的。直向店外走去。程友仁見那夥人出門。他便長歎了一聲。轉向左飛龍的客房裏。瞧了兩眼。比時小財寶仍坐在左飛龍的懷裏。哭得如淚人兒一般。左飛龍等三人都圍坐在桌前。默默價發怔。左飛龍瞥眼見程友仁從簾外閃了一閃。他便將小財寶向一旁推開。連聲喊道。程先生。房裏坐。程先生。房裏坐。程友仁豈亦是小財寶耶。左飛龍等急若是歡迎。要知彼等歡迎程者。仍因小財寶之事耳也。程友仁本想進房。一訴他的冤屈。並想當着左等。與小財寶商量。要他晚間去走一踰。敷衍宋大爺的面子。豈非滿天雲霧。都可消散麼。吾恐未必能如所願。程雖作此希望。小財寶未必能如其請。即使彼能允往矣。左飛龍等亦未必允其即往。所謂各爭面子之故也。難得左飛龍招呼他進房。他便乘機跨進房門。左等讓他入座。便問他外間喧嚷的原故。程友仁復搖頭長歎了兩聲。接將這樁事兒。自始至終。詳說了一番。原來那位宋大爺。名喚恆昌。表字鉅卿。他的祖父兩代。乃是河南布政使衙門的庫吏。每年那出入官項之間。倒也有些油水。二十年來。着實混了一大

宗財產。便在這紫石橋高築房屋。廣置田園。儼然是紫石橋的大富戶。宋恆昌的父親宋士貴。四十二歲。纔生宋恆昌。中年得子。真如獲珍寶一般。便取個乳名叫做天寶。以示珍貴之意。舉家上下人等。都將他當做罕世之珍。不讓他呱啼哭叫一聲。那一種嬌慣。筆難盡言。恰巧宋恆昌聰慧過人。讀書非常靈敏。年纔十六。他就身入黌門。博得青衫一衿。接連次年。又考得一名廩貢生。那時非但他的父母親族愛他。如奇珍異寶。就是全村人士。也都敬他爲天神一般。無不誇獎他是宋氏麟兒。全村的特秀。宋恆昌得此美譽。也就以珍貴自居。事事都要強佔人幾分面子。家人親族。不敢與他爭較。自不必談。就如全村的居民住戶。一因他祖父兩代出入衙門。誰也不敢不退讓一步。宋士貴不過一藩司之庫吏耳。與關人差役相等。其富可以自豪貴。亦可壓倒一方之民衆。使人畏之。如虎狼。真敢與抗。烏乎彼一庫吏。猶如此。他如官府之聲勢。不知若何浩大。如何魚肉鄉人矣。又因宋恆昌身列黌門。鄉人都尊他爲士知縣。無論什麼訴訟案件。祇憑他一言。就可以判斷生死勝敗。那敢與他爭短較長咧。區區一廩貢生耳。竟能操一方生死成敗之權。誠帝制時代之創聞。創見也。夫國家開科取士。原爲徵求人才爲國効力。而不知其結果大背初意。所謂立法固良。然立法而不知防弊。則不良斯亦專制政體之流毒也。宋恆昌既得父母親族的寵愛。又得一般鄰友鄉人的崇敬。

他越加自視非凡。那行爲也就驕縱得毫無忌憚。

聰明能利人聰明亦能害人。僕人爲宋恆昌者。雖目前稱一時之快而最後必至身敗名裂。孰

謂非聰明之誤彼哉。

其如鬪鷄走馬。覓柳尋花。無所不爲。及至他父母死後。更自放浪形骸。甚至包

攬訴訟。強姦婦女。並召集許多亡命的暴徒。以及鼠竊狗偷之輩。都蠅集於他門下。他便文仗筆鋒舌利。武恃人多力健。橫行市上。專以敲詐賺騙爲業。日久時長。他以一個土知縣。而變做一個惡地棍了。由此那遠近居民住戶。都稱他爲文魔星。他也自認這個混名。非常榮耀。並因此更加放量橫行了。他娶妻藍氏。乃是河南巡撫衙門裏一個武巡捕的女兒。生長得頰似桃花。腰如楊柳。非常妖冶。天生他一雙媚眼。真能勾魂攝魄。但是宋恆昌尙覺不足。便藉口求子心殷。又討了兩房愛妾。大的姓戴。名叫花姝。乃是從勾欄之中。半敲半詐討來的。次的姓馮。名叫月娥。乃是紫石橋一個裁縫司務的女兒。因與他秘密來往。不滿半載。後爲一樁小事。被宋恆昌捉住把柄。活活的將月娥霸佔爲妾。由此一人。便擁抱美妻麗妾。總算是享盡人間的艷福。無如宋大爺的慾壑難填。仍是日夜的胡鬧。這紫石橋全鎮住戶。共有二百數十家。無論大小居民。不分老

少。沒有不孝敬宋大爺銀錢的全鎮年少美貌婦女。罕有不受宋大爺糟蹋的。他終日包養二十名打手。並特聘田大漢爲教師。這田大漢。乃是江洋大盜。外號人稱八面旋風。他兩條腿上。却很有神行太保的本領。水陸兩路的武藝。無不精通。他自打自吹的技能。尤其不弱。宋恆昌因此奉爲教師。借他做一道護身符。他也落得喫碗現成飯。乘此哄嚇鄉人。鬼混些須零碎使用。又有一人姓江名百順。天生一張利嘴。真能將死人說得翻身。具此本領亦能混飯。果然舉世謀飯碗者。並不艱難。其所難易者。蓋在於臉皮厚薄之區分耳。有剛有柔。有骨有肉。宋恆昌愛他這一

副本領。因而留在左右。以備與人接談什麼事兒。江百順原本是個江湖上說黑話的好漢。外號人稱爲八哥兒。真混得窮無立椎。難得碰上這個機會。他便藉此大顯神通。且乘此他祇須二八回扣。也就可以大發財源了。那向程友仁擺威的就是這個寶貝。筆意展放得極長。一言即收得乾淨。不拖雜。仍接前文。此等筆墨。最難乾淨。且最易使人厭煩。苟欲掃盡此等流弊。非名手不克臻此。再說那另四海居客店。本是一個

揚州客商開設的。前述的丁春福。就是這客店最初的老闆。後因丁有一個養媳。纔十七歲。名叫桂兒。生長得非常美貌。丁春福開店的時節。本派他在店門常打幾回磨旋。

意在借此可以廣招賓客。江湖上稱爲軟招牌。又一名叫美人套。若是存心賺人且害及自己骨肉宜遭天報。滿

想大可發一筆橫財。誰知不多幾日。就被宋大爺看上了。便派江百順往說。要納桂兒

做第三房姬妾。且又不肯多化銀錢。既然不肯花錢宜乎事難如意。丁春福那肯空丟却這顆搖錢樹呢。

於是暗將桂兒送回揚州。就說他已偷跑走了。丁春福娶媳而若是毀壞其名最後所受一場打擊洵不足惜。宋恆昌最初聽

着。尙信是真。後由江百順探報真情。他一時大怒。說丁春福有意與他爲難。便在祥符

縣裏。耍了些兒手法。由一件盜案裏。活活把個丁春福攀上。故而鬧得丁春福家破產

亡。最後將這四海居盤給趙大麻子。就是現在的老闆。本身還被判三年六個月的監

禁。終算是把個童養媳婦保全住了。左飛龍聽了這番說話。方明白宋恆昌乃是這等

爲人。孫隆又接問道。今天他等又來吵些什麼。程友仁便一手指着小財寶道。就是爲

着這個禍害。聞者方聽明白又將混入煙霧中矣。劉長勝道。可是又要娶他做姨太太麼。此語妙極劉長勝說之雖屬草包實則確非妄說閱

者多智試一思之。小財寶頓時惡狠狠瞪了劉長勝兩眼。那臉色已張得緋紅。程友仁也不禁的

笑了兩笑道。劉爹您莫要取笑。小財寶着實也是個可憐孩子。他今年十七歲。十五歲

就進咱們這小店面。趙老闆看他個無依無靠的苦孩子，便收他在店裏喫碗

閒飯。阿彌陀佛。趙老闆果然若是存心則功德無量。不過吾人閱至此則必疑趙對小財實之用意恐與丁對桂兒之意相等耳。質諸讀者以為如何。

幸喜這個孩子也很爭

氣。不滿一年，他居然能說能做，足抵得一把能手。再說這孩子的人緣也很好，來往客

人都愛他聰明伶俐。此在正面觀之，固屬小財寶之幸事。然從反面觀之，亦是得召禍之由也。咱們趙老闆也愛他如自己兒女一

般。非愛其才愛其能。能招財進寶也。若非最上等的顧客，也決不使他出來伺候的。誰知又被宋大爺看中

了。便與咱們老闆商量，要他往宋府裏去當差事。諸位爺們想罷，咱們這小店的老客

人，多數都是向着這個孩子趕來的。倘若使他走開，豈不是自上門板，停止交易嗎？一

信竟具偌大魔力。其間之作用可想而知。趙老闆便與他特別婉商，允許財寶無事時，常往他府上去跑幾趟。既

顧着他的面子，也顧着咱們的買賣。又誰知這個孩子與他無緣，曾經跑過多次，都是

哭着回來。若問他是什麼原故，他總是搖頭不說。每次要他前去，他總如綁上法場的

一般。先必飽哭一番。這纔勉強去走一蹣。他回店的時節，總要尋死覓活，自怨半天。咱

們老闆見此情狀，也不忍心要他前去。萬不得已，方要他去跑一蹣，等他回來的時節。

老闆還要安慰他半天。爺們細想罷。似這等受罪日子。怎能混得過去。今天因爺們新到的上賓。老闆又晉省去了。特派財寶出來伺候。這也是小店的一番敬意。不想他蠻不說理。又要逼着他今晚必去。這一去又不知幾時回來。咱們又沒有勢力。敢與他抗。將本求利。咱們做生意買賣要緊。誰還能有閑暇去與他爲難。他說時。祇嘻嘻價笑道。這事還得求爺們。賞做晚的一個臉兒。今晚放他去走一蹣。不管如何爲難。做晚的總設法早天接他回來。他說時。已連連價打躬作揖。千萬懇求。左飛龍等未及作聲。祇見小財寶倚牆站着。哭得喘不過氣來。釋肩斜立頗有美的精神。即此已足以興波播浪矣。復嗚咽着說道。今天俺是不去的了。何以不去去。又怕些甚麼。程爺承你老與老闆的厚意。就是眼前叫俺去死。俺也是甘心願死的。若要俺死在那姓宋的手裏。俺就不如死在此地還乾淨些。未必能夠乾淨。同是一樣受人戲弄耳。他說罷。便一奮身。就向那根庭柱上碰去。幸喜左飛龍的眼尖手快。一把就將他拖住。摟在懷中。發急道。你何必如此。放着咱們在此。有什麼話兒不好商量。這算個什麼事兒。此謂之特

寵撒

小財寶頓時暈厥過去。兩眼發白。四肢冰冷。牙齦已咬得鐵緊。程友仁一見這般

形狀已嚇得面如土色。也不知怎樣施救。一時急得手忙脚亂。祇在客屋裏踱來踱去的長吁短嘆。道：「這鬧遭了。這又怎麼辦咧？」此時那客店之內。堂倌茶役以及落店的客人。初見江百順率衆鬧店的時候。都忙得如看戲法一般。紛紛站在四圍。爭看熱鬧。旁觀熱鬧 幸災樂禍者有人而挺身 出場代抱不平者則罕見。直待江百順率衆去後。大衆都分頭去批評是非。今見天字第一

號的客房裏。鬧作一團。他等又圍在房外。探看原故。那些堂倌茶役。平日都與小財寶的感情甚佳。此時見他暈厥倒地。皆不禁的鼻孔裏一痠。各自紛灑了幾點同情之淚。

同是天涯淪落人。若等矮鼻落淚。非盡爲小財寶傷感。其中一大半爲自己身世悲耳。 你來他往。忙得如穿梭似的。却都想不出施救的方

法來。非無挽救方法。大衆方寸已亂。想不出耳。 畢竟是左飛龍等經事較多。雖四圍人衆。亂得七手八脚的毫無

主張。他三人仍是絲毫不亂。便另招呼一個堂倌。拿一壺開水來。復又要了許多生薑。砸成濃汁。方將小財寶的牙關撬開。將薑湯一匙一匙的頻頻灌下。不多一會。祇聽得小財寶哎喲一聲。接歎了一口長氣。道：「俺已苦到孤身一人。做萬人的奴僕。天還不能讓俺安生度命。還是讓俺一死。落個乾淨吧。」寥寥數語。一字一點血。一字一滴淚。多情人閱之。能不同與身世之感耶。 說着時。又嗚

嗚咽。哭了一陣。道：天地間何必生俺這個人。既生俺這個人。又何必使俺做個馱子。傻子殘廢人咧。程友仁急得直跳道：小祖宗。你這般鬧法。老闆又不在店裏。你這是逼我的命嗎。眼見今晚這道難關。你真不去。這一月客店。就不能開市。俺還不知如何受罪啦。你若尋死。豈不又加俺一層罪過嗎。好得很。咱們同死在一處。倒也痛快。誰希罕爾頭爾死不過死却一老狗不然你須得少待兩天。等老闆回店。你死也好。活也好。那就不與俺相干了。

他說時。又連連向小財寶打躬。道：小祖宗。咱們同事兩年。你也得可憐可憐俺纔是。是一樣發言。出諸財寶口中。則清脆可聽。出諸程友仁口中。則令人不快。此何原故。讀者請語我來。幸勿少諱也。左飛龍便將臉色沉着。轉向程友仁說道：哈。

你也太沒出息了。罵得應當又不是梳頭裹足的娘兒們。什麼死呀活的。這點小事。夠得上

這般大驚小怪嗎。正說時。忽見一個素裝少年。驀地將門帘掀起。向房裏瞧了兩眼。孫

隆方要向他問話。那少年已轉身去了。大眾又不曾留意。閱者想亦未必留意實則此人大可留意也那時程友

仁還想自敘冤枉。左飛龍便將兩眼一瞪。道：你滾開些罷。少在這裏囉哩囉唆。真討厭

咧。若小財寶如此言之左必不肯如此大罵程友仁被他罵得白眼直翻。再也不敢作聲。此時他留既不能留。要

走也不能走。真鬧得進退兩難。不知要怎樣纔好。復見左飛龍笑道。程先生。你安心去辦事罷。小財寶若膽大。儘管前去走一踰。包管他不會失却一根毫毛。今晚必定回店的。倘若他的膽小。不去也無妨碍。老實對你說了罷。今有俺左飛龍等在此。任他是什麼鐵天王。誰也不敢前來的。如不相信。你快將俺的名兒寫上一塊大牌。高掛出去。包管沒有人敢來問個信兒。他說此話時。又見那素裝少年。從他門前閃身走過。略一迴頭。微微一笑。程友仁聽着。雖覺他的話兒有些誇大。却又不敢反駁。祇得勉強應允兩個是字。退出房去。這時小財寶因有左飛龍等在旁幫着他。便格外膽壯起來。止住哭聲。與左飛龍等岔談別事。當晚左飛龍依舊大排筵宴。便將小財寶留在房中。不許他出門一步。儼然視爲禁樹
小心樂極生悲程友仁此時也無法想。祇好硬着頭皮。得過且過。祇由着小財寶不敢作聲。但求得平安無事。就算是天恩高厚了。直等到夜色已闌。時近三鼓。依然沒有動靜。程友仁方纔敢安然就寢。再說左飛龍等。偎擁着小財寶飛觴獻斝。直鬧到三更鼓罷。大眾已喫得酒醉飯飽。小財寶是時已樂極忘憂。畢竟是小孩子脾氣。若使少有顧慮者。比時雖不急煞。亦將氣煞也。

便漸覺睡魔困人。兩眼惺忪。若將入夢。左飛龍一見天色不早。便起身向小財寶笑道。你就在這房裏少待一會兒。咱們都出去走一踰。不要半個時辰。就回來的小財寶聽說。頓時呆呆的發怔。方要接問他等何往。忽見牕櫺呀然自開。從那牕口中。飛進一封書信。左飛龍急接着折開看時。不覺大喫一驚。頓時兩眼發直。說不出話來。閱者欲知這書中所記何事。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小財寶者。一變童式之店小二也。因彼一身。忽掀起莫大之波瀾。且牽及玄門兄弟與八卦敎鑿戰之事。可謂奇極妙極。聚而後散。散而復聚。此皆繫於作者之腕底。兔穎轉折間。而魚龍曼衍。變化百出。斯洵盡文章之能事矣。

第四十五回 留書東托名殺土豪 探旅店尋仇逢暴客

話說左飛龍等當那酒闌人靜之際。大眾都有幾分醉意。那時小財寶見他等那般豪放。他也自覺滿腔心事。漸次輕減了許多。好像人世間千難萬難的事兒。祇要自己平心靜氣。泰然處之。就沒有什麼難事體闖不過去的。一旦豁然貫通。卒見靈心智慧之人。祇須略智者未必盡可升天。此中變化。蓋由澈悟機會之無有耳。於是與左飛龍等嬉笑自如。大眾狎談了一番。左飛龍便一把

緊握住小財寶的手腕。轉向孫隆劉長勝二人說道。天色不早。咱們都可趕去走一踰罷。孫隆劉長勝二人聽說。皆站起身。各自整衣。準備走去。左飛龍又向小財寶笑道。你暫在這房裏等候。却不可出門一步。咱們至遲不過四更天。就要趕回來的小財寶驚問道。更深夜靜。這冷的天氣。爺們都往那裏去呀。聰明伶俐如小財寶。應早明白。若等行蹤無須。詢問而彼仍詢問其故。是彼仍非聰明絕頂也。

左飛龍笑道。此事俺却不便與你說。須得等咱們回來時。你就可以明白了。那知無須待。彼歸來轉瞬。即可明。小財寶聽說。便不再接問下去。左飛龍正與他握手絮語。咫尺之間。瞬息之別。猶自。依依不捨。則雙方愛感之熱度。已至沸點以上。他日南轅北轍。天各一方。彼此離情。又奚若耶。剛纔偎到案前。忽見牕榻呀然自開。接着那牕隙之間。飛進

一封書簡。左飛龍急拾取那個信封兒。拆封細看。其原書云。

飛龍足下。馬胡二氏。安然脫羈。靈旛不翼而飛。轉瞬已事隔多日。僕離左右。而別謀他事。亦匪朝夕矣。前次留質飛刀兩柄於貴寨。足下鄙視若鴻毛。僕視之直若身後崑崙。故旋發旋卽收歸。以應不時之需。非若足下高懷宏量。雖遺失希世珍如靈旛者。亦不少顧惜。祈勿以小家氣見哂。幸甚。足下此次重樹纛幟。恢弘舊業。此在足下雖素志克償。而玄門兄弟且不屑與足下一戰。足下旣償所願。自應及早閉門思過。痛改前非。以期稍贖愆尤。彌縫罪惡。乃足下計不出此。而竟離巢背穴。不惜以乳羽之雛。冀襲垂天之鵬。其有幸耶。玄門兄弟。早燭及之。密遣專員從足下左右者有日矣。隨時隨地。皆可使足下流血七步。伏尸原野。卽與足下殊途之姚敎光等。亦莫不有躡之者。彈指之勞。卽可盡殲。其所以未然者。非有所憚。一以冀足下等之猛省。一以不忍掃足下等之游興。聊爲給以時耳。足下之藝學。若何。當可自量。玄門兄弟之末技拙謀。足下曾躬自受之。以已往諸役。證諸今日。又

何求而不得哉。顧玄門兄弟。仍不欲不教而誅。或降格而與足下周旋。今足下驂轡賁臨。既爲玄門兄弟。而不遠千里以來茲。居處之地。與吾儕相隔。僅距一日之程矣。吾人恭迓行旌。不得不有所舉動。宋恆昌擾害閭里。洵屬鄉黨蠹賊。足下毅然欲芟除之。確係義舉。但足下風塵跋涉。似不可因此重勞。吾儕臥榻之旁。亦不煩足下越俎。亟望寶此精神。施諸會獵之際。庶符來旨。且免蹈前此覆轍。致重吾人之過也。僕不揣冒昧。當代往圖之。諺云。君子不掠人之美。彼方留柬。仍署洪名。蓬瀛咫尺。相見匪遙。謹陣以待。順希珍重。不宣。霹靂子柬。

左飛龍閱畢。猛若當頭轟了一聲霹靂。頓時便目瞪口呆。默然直站在桌案前發怔。欲去。耶已落人後欲止耶箭已上弦勢難不發進退兩難不易決定且左右已受敵人包圍。今後舉動行止亦極難處置適當。小財寶看着。越發不能明白。他如孫劉

二人也都暗自驚奇。耳聽街坊上巡更的梆聲。已連敲四下。孫隆急促道。天色不早。此時咱們不去。尙待到何時咧。左飛龍便將那封書柬。向孫劉二人面前一扔。道。你們看罷。這事又怎麼辦咧。他倆都識字不多。勉強接着看了一會兒。仍舊看不明白。左飛龍

又因小財寶站在左右，他又不便明說。凡事到說不出講不出方是真苦左難右難，他方向大眾說道：天

色將明，打量那宋恆昌，今夜不會再來咧。咱們還是多喝幾盃，到天明再說吧。說着仍

舊各歸原座。小財寶因此時各人神色不似先時，但見他等那般形狀，他也祇好悶在

肚皮裏，再也不敢作聲。此小財寶之聰明處也，若使尋常默笨小子，恃寵根問其究竟，則毫無趣味矣。試觀下文。左飛龍等此時各懷心事，強

打精神，仍是嘻笑談話。但是各人心中，既然有事，無論你若何支撐，終覺有些鼓興不

起。此是人數通常之心理，無論如何，做作終不自然。須知煩惱時光最難混過，強顏歡笑之間，各向牕外瞧看天色。

終覺悶沉沉的不見亮光，三人挺坐捱到五鼓，實在有些撐持不住，都在朦朧恍惚之

間，乘着那幾分醉意，漸漸混入睡鄉，各自睡興方酣，忽又猛驚人聲嘈雜，他都從夢

中驚醒，祇見十多個彪形大漢圍站在房門左右，好像嚴防盜賊似的，都虎視眈眈，非

常凶惡。禍事臨門，左等已深陷冤獄，若非貪色何至若是斯亦自取之咎也。其中忽走出一個中年男子，年約四旬有餘，上嘴唇

蓄着兩撇鬚鬚，兩眼輓輓的精神非常充足，身着通常衣服，儼然一個富家的清客，左

手裏攥着一封書信，惡狠狠的向程友仁說道：既有確實的憑據，這也無須多說了。怎

麼辦法。你趕快些說罷。程友仁緊皺着眉頭，祇不作聲。半晌，方向左飛龍說道：左爺，你們昨夜倒底幹些什麼事呀？左飛龍等此時業已明白，量定這樁事兒，雖蒙不白之冤，却怕也怕不了事的。再看宋家祇來了十幾個人，各量自己的能力，還可以開銷得了。落得挺身撐做好漢。此時雖不硬做好漢，又將何如？誠所謂周身腫脹伴裝胖也。他便將兩眼一瞪，道：咱們昨夜喝酒，

覺還有什麼事咧？那中年男子也不待程友仁說話，便接着冷笑了兩聲，道：你騙誰咧？俺且問你等，你們究竟是幹什麼事的人？英雄好漢，各人幹事，各人當，莫要這般遮三掩四。大家都是混江湖的漢子，此地乃是咱們宋大爺的碼頭，便縱有三頭六臂，打量也是飛脫不了。大家公事公辦，你等還能躲得過嗎？此番言語雖然說得漂亮，惜乎已遲，所謂狗仗人勢，人已死去，又何恃哉。孫隆劉

長勝等，見他那般神氣，都氣得拳頭有些兒作癢。當時就想奉敬他兩下。幸左飛龍從旁看着，便向他倆暗使了一個眼色。這纔將他倆止住。轉向那人問道：你姓什麼？你是一個什麼人呀？那人也將兩眼一瞪，道：你問俺嗎？俺叫江百順，乃是宋府裏的大總管。宋大爺待俺如至親，手足一般。如今宋大爺被你等殺死，俺就是老大。你等快說實話，俺

應該給俺們大爺報仇洩恨的。右諺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彼江百順已至此時仍大吹法螺此真不知燈籠火把矣左飛龍問道。你們宋大爺被人殺害。與俺姓左的什麼相干。江百順接着冷笑道。你當真還要俺說出來嗎。他便將手中書信打開。向衆念了一遍。其原書云。

宋恆昌仗恃先人的聲勢。及他本身的功名。作惡萬端。強取銀錢。霸姦婦女。奪田攬產。今又強佔四海居堂信小財寶。目爲禁巒。且益加魚肉鄉鄰。欺凌良善。本寨主路過此間。不忍旁視。爰效黃衫虬髯所爲。一洩胸中不平之氣。已將其本身及一妻一妾。代天殛戮。以除鄉井之毒。惟大丈夫舉動光明。不願累及無辜。大興冤獄。特留書自白。倘欲報復尋讐者。可向四海居天字第一號尋找左姓客人。卽是天柱寨第四分寨赤茅山寨主。八卦教副教主。鐵面太歲左飛龍留柬。

江百順念畢。仍將原書收起來。轉向大衆說道。現今宋大爺與他的妻妾。都慘死在臥室之中。尙未收殮。你還有別話可說嗎。程友仁便連連向左等打躬施禮道。活爺爺。你老們雖然是一番美意。但是小店小財寶。都不得了啦。吾爲四海居設想亦真是無妄之災小財寶這時方

聽明白。祇嚇得站在一旁。瑟瑟發抖。孫隆此時再忍耐不住。便從旁岔說道。你可知宋恆昌的罪惡嗎。現今不管殺他的人是誰。祇問他所幹的事兒。應否該殺吧。江百順道。他總不該你等殺的。劉長勝直冲向前道。他不幹好事。人人都應該殺他的。如今是大爺們幹的。你怎麼樣吧。

江百順若是知機。急應乘風轉舵。

江百順也將臉色沉着道。你等漂亮些。快快跟

咱們到衙門裏去。似你等這夥強盜。還有什麼話說。定要勞大爺動手嗎。他說時。身後一個黑漢。挺身走出道。是好漢便與俺田大漢鬥兩手。看你可有這一副骨頭。程友仁一見宋府的教師爺。那八面旋風田大漢出馬。越發嚇得手忙脚亂了。在他的見識上。着想以爲教師爺既然出馬。左等必非他的對手。轉代左等捏着一把冷汗。

此正是鄉愚之心理。要知

教師之身手佳者固多。而如慶頂珠劇中之教師爺亦不少。見惜爲若等所不及耳。

他等正在發怔。忽覺拍的一聲。接聽一人說道。反了。

反了。你等這夥強盜。還敢打人麼。說聲未已。那夥人衆都亂了手脚。接聽拍得拍得。幾聲腕響。腕響已妙矣。更加一腕字加更好聽。左飛龍等早跳到庭院之中。與田大漢等對打起來。原來田大漢正擺威風。亂說得嘴響之際。劉長勝便伸手掃了他一個耳光。恰好在他那黑黝生

光的肥腮之上。橫加上五條指痕。打得田大漢驟不及防。兩眼冒火。纔要擺開他惡虎架子。此時尙擺架子已落人之後而變爲捱打教師矣忽見劉長勝接上一個連捶。孫隆見劉長勝業已出手。他也

接擁上前。宋宅的那夥打手。也都紛紛擁上。將孫劉二人圍作一團。亂拳紛下。左飛龍

乘這闕空之中。便向那夥打手叢中。橫掃了一腿。早將那夥人掃得攤滿了一地。似此皆無

異於紙糊老虎祇可空排着嚇人而不能實用也左飛龍直向田大漢奔去。並向孫劉二人說道。你們去收拾那夥

爪子。這個小子。讓俺來收拾他罷。孫劉二人都虛掩一手。閃身讓過。左飛龍卽接擁上

前方。交手不滿兩個回合。田大漢便被左飛龍連打了兩個筋斗。孫隆劉長勝二人。接

打那夥人衆。當然是綽有餘力。况且那夥打手。一見教師爺。都被打得如磕頭蟲兒

一般。他等更加心慌手亂。越打越不上路。江百順一見來勢不妙。他也不再作聲。乘着

忙亂之際。便實行他三十六着的第一着。搖身一閃。便溜之乎也。其來焉汹汹其去焉匆匆早知者是何必當初此皆

是不識時務者也田大漢一見江百順杳不見形。他也有些心忙。便賣空一拳。很命價直向門外

奔去。並轉臉向左飛龍說道。是好漢。你莫走開。咱們喫過午飯再見罷。左飛龍明知他

是個脫身之計。便冷笑說道：「好了，你快滾回去多攪幾碗。大爺拳下是不打餓鬼的。田大漢沒命價奔去。左飛龍也不追趕一步。轉身再看宋家的一夥打手。他等初來時。足有十四五人之多。今見祇有六人。其他也不知躲向那裏去了。」

教師爺既須回家喫飯。若等亦必回去抽烟或喝茶矣。古

來術士有所謂土遁火遁水遁之說。今忽新增一飯遁烟遁。可云大妙無涯矣。

再看那六個打手。已被孫劉二人各擒按住一人。掄起

碗大拳頭。流星般播下。播得殺豬也似的叫。哀求饒命。其他四人便都伏跪在左右。代那被捉的二人求情。

若等初進店時何等凶惡。今則無異階下之囚。小人得勢猖狂。失勢懊惱。可歎。

復見左飛龍轉身進來。大眾越加

恐慌。都怕與他等爲難。誰知左飛龍一見他等形狀。便向孫劉二人說道：「放他等回去吧。莫要打屈了咱們的手掌兒。似這等狗崽子的爪子。還夠得上打麼？」孫劉二人這纔將那兩人放了。那六個打手聽着左飛龍這句話。如奉丹詔。綸音。一個一個都夾着屁股。沒命的奔去。他等見那夥人去後。都坐在客堂歇息。此時祇有程友仁與小財寶二人。越發的害怕。小財寶便自言自語。哭着說道：「俺早準備着一死了。倘若俺早一天尋條死路。今天那有這個亂子咧。」程友仁搖頭道：「這些不關痛癢的話兒。不必再說了。要

知你就死他一百回。一百個小財寶都死了。也是沒有益處。他等安心要來尋岔子。也是阻攔不住的。眼前的難關。他等雖然打敗回去。那一場禍事。仍舊不會鬧出頭。怕他等不多邀打手。重來打復架嗎。左爺他們長天短天的。眼見都要高升去了。咱們這個小店走不開的。趙老闆又不在家。將來咱們的日子。又怎麼過呀。說時。他緊皺雙眉。險些要哭出聲來。左飛龍便連聲安慰道。你們放心罷。他等頭腦已躺下了。這次趕來。已是他等沒有眼睛。如今打敗逃歸。他有多大的腦袋。怎敢再來咧。所見不差確有至理然爲程友仁小財寶着想亦確有爲難之隱。不過事已如此。怕亦無益耳。程友仁道。今天明天。俺也曉得他等不敢來的。左爺。你也不能在此地住長年。那江百順田大漢都不是好漢子。怕強欺弱。乃是他等的本事。眼前不來。日後還怕不找尋上門嗎。吾恐不待日後即須結果矣左飛龍祇冷笑了兩聲。孫隆劉長勝都同聲說道。你放心罷。包管不累你等受罪。說不定咱們還要……他正說到這句話。左飛龍便向他倆急使了一個眼色。方截住未說下去。左飛龍又向小財寶道。你也不必着急。這樁事兒。不鬧個青紅皂白。咱們也不會走的。小財寶聽着。勉強笑了兩笑。但是他那一顆懸

心。總覺有些放置不下。

吾爲財寶設想江田戰勝固屬不了而左等戰勝亦屬不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彼身實難安然自在也

接着便向後房走去。

左飛龍等轉身回到客房。見小財寶並未跟來。左飛龍伸手就將房門掩着。便與孫隆劉長勝二人。討論霹靂子投書之事。按左飛龍他本是一個有勇無謀的粗漢子。今與孫劉二人偕行。還算得他是個心機最靈。見事最明的好漢。如今他搖起鵝毛扇兒。那

一番計謀。不說也就可想而知了。

山中無老虎。猴子亦稱王。左飛龍之所以爲三人之冠者。論其事可決定無佳况也。

他等秘密商議了

一番。祇聽他等噫吁歎氣道。他等真是厲害。這樁事又怎麼辦咧。祇聽連聲接說這幾句話。其他却不曾說出一句話兒。接着小財寶推門進房。左等便將這番話岔開。都又說笑起來。瞥眼又混過一天。已到二更時候。小財寶因一夜未曾安寢。這時他偷個空兒。便避在後房安寢去了。左飛龍因入夜尙須他往。也就直催小財寶走開。各自談到三更人靜。暗換了夜行衣服。飛簷越壁。直向宋恆昌的莊院奔去。原來日間江等走避之後。左飛龍已向小財寶問明了宋寓的路徑。故而他等走出四海居。一直向南奔去。約計半里路程。均趕到宋家門首。祇見雙扉深閉。闐寂無人。他等復又繞到後院。越牆

而進。祇聽前堂鼓樂喧闐。乃是滿堂僧道。對擺水陸道場。正當中央。並列宋恆昌與他妻妾。三個尸首。都已拾掇整齊。直躺在靈牀之上。此外尚有男女老少十二三人。同在靈前繞來繞去。就如日間所見的教師爺。也在其中鬼混。但是那夥人等。都忙得笑逐顏開。除却堂前高掛着一幅白綾。高燒着三副素燭以外。並不見有絲毫悲慘的樣兒。左飛龍等。正看得出神之際。忽見簷前閃過去一條黑影。瞥眼不見。左等都又暗吃一驚。急轉身向前堂追去。欲知他去探看着些什麼奇聞。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宋恆昌一生爲人。專以強霸爲能事。其最後之收場。不得善果。且累及妻妾。孰謂天道無是非耶。彼作惡而未獲報者。或有遲早差異。最後之報施。仍不爽也。

霹靂子鄒雷。性情孤僻。所行所爲。皆以詭秘出之。其假托左飛龍之名。以殺惡霸宋恆昌。一箭射雙鵬。真得施俠行仁之正義。除暴安良之妙用也。

第四十六回

劫豪家無意破姦情

戲敵人有心留寸柬

話說左飛龍孫隆劉長勝等深夜潛入宋寓見宋家院落裏僧道滿堂大擺水陸道場

生前儘量作惡廣結孽緣死後儘量超度極求免災其愚真不可及不救目前而救身後更爲可笑燈火交輝男女老少人等往來得非常熱鬧彼家

遭奇禍且波及妻妾家庭慘劫如斯已極凡少具有人心者應當如何悲傷今反云熱鬧怪極左飛龍等正窺探之際瞥眼見一條黑影從他等

身側飛過左等看着都暗喚一驚急轉身進去誰知一瞥眼間已杳然不見左等急追

蹤尋找各皆趕到後院之中急俯首窺探乃是一方很小的院落院內低築了數折短

籬高架着許多怪石百花錯雜高下不齊却是宋宅裏一座花園星光之下萬象如睡

左飛龍剛要轉身前往忽見東首一所草廬中突然射出一縷燈光被風搖曳地作慘

綠色當這光燄閃動之際復又現出兩個人影兒伏在牕下並頭交頸的談話人歟鬼歟抑野鴛鴦

之踐密約夜深不寐對語左飛龍急趨近竊聽祇聽一男子說道今天俺若不跑得快險些

兒就要喫眼前虧大漢雖然跑回來了面子也算得丟盡了那姓左的真利害俺此時

想着尙覺心坎裏突突的亂跳咧孫隆聽了這番話已猜定他是宋恆昌的謀士江百

順接聽一婦人說道。俺叫你少管閒事。你偏要出頭說話。這還是你我的八字朝上。偷

宋恆

若你被他等惡打一頓。就不傷性命。鬧他一個四肢殘廢。那不是苦了咱們一世嗎。

昌慘死矣。江百順日從宋之左右而充宋之門客。其生活當然特宋如長城。宋死而代其復仇。為友為主。皆正當事。彼婦何以不促其努力而反稱曰閑事。斯真不知其何所用意。足見二人之對宋情感厚薄。觀此令人慨嘆。

說話時劉長勝已與左孫等聚在一團。他接聽那婦人說道。小江。你看這樁事兒。他等

做得如何呢。江百順祇笑嘻嘻的笑道。三太太。你看咧。那婦人便恨聲說道。唔。你下次

不許這等稱呼。須知俺今後是你江家的人啦。誰願再做他宋家三太太。守那歪屁股

寡呀。老實說罷。那幾本帳簿兒。你趕快的做好。西莊與王店兒的田租。你趕快去收來

變賣。價錢上喫點小虧。也顧不得許多了。吾觀此等虧折。係在宋恆昌之分內。而彼男女仍大獲利益。宜乎彼等憐他人之慨矣。他又接說

道。小江。你經手的那幾張契據。俺早存孟四嫂家裏。焦二疙疸的欠帳。數目太多。此人

太不曉得好歹。你應該領着大漢子同去轟他一場。如混到手。咱們三人平分。也是好

的。七拉八扯。他連算了這一篇閒帳。江百順忙接口說道。這些帳。你不必煩心。俺早已

安排妥貼了。你快些將細軟珍貴的物件。收拾乾潔。咱們說走就得要開步的。俺的三

太太……那婦人不待他說畢。他便將兩眼一瞪道。什麼。你倒底有幾個呀。你還準備討幾個呀。這等稱呼。你是對着誰呢。俺馮月娥跨進這道門檻。已經進了阿鼻地獄。如今你還要俺做第三號嗎。爲人姬妾者最惡人稱三太太之上最恨冠以數目此通常姨太太之所忌也而江百順竟犯之宜其大碰釘子矣江百順連聲

自責道。該死。該死。俺說錯了。俺說錯了。那嗎。你要俺叫你什麼。馮月娥笑道。你自然叫俺妹妹……他復又笑問道。哈。那小財寶怎麼不來咧。你今天可看見他。接着他又長

歎了一聲道。可憐這個小孩子。這次他必定要嚇煞啦。吹皺一池春水底事干卿而馮月娥若

早窺破矣江百順不悅道。這等兔崽子。打死也沒甚可惜。俺最恨這等人的。他祇靠着一副

嘴臉。害得別人亡家喪命。俺若有權有勢。這等人。早已辦他個殺頭之後。還要充軍咧。

何故若是深恨恐因馮月娥之愛念而恨之耶此所謂大吃飛醋者也馮月娥冷笑說道。現有俺在此地。就怕你沒有這大的胆

量。馮亦妙人居然挺身直上江百順將何以堪。江百順方要接說下去。忽聽院外大聲嚷道。什麼人。什麼人。江

馮二人聽着。都大喫一驚。纔要轉身避去。又聽院外咯嗒咯嗒兩聲。接着噲啾噲啾。好

像已有人交手對戰似的。馮月娥見勢不佳。他便轉身想要溜走。誰知他那兩條不爭

氣的尊腿。如鐵樁般直栽在地面上。祇管瑟瑟發抖。要想移動他絲毫。也是不能夠的。他身旁的江百順也嚇得噪音失啞。半晌他纔掙出一句話道。這這時你還不跑嗎。他這句話剛說出聲。忽一人從他身後突起。一把抓住他的後領。大聲嚷道。往那裏跑呀。江百順急掉臉一看。正是日間與田教師對戰的左飛龍。冤家路窄。今又碰頭。江百順生命殊大危險。或謂彼樂極生悲。諺云人在花下死。做鬼亦風流。彼江馮二人荷因其戀愛而死。雖死亦瞑目矣。他轉眼又見跳出一條黑漢。同時捉住馮月娥。那個並

非外人。乃是與左同夥的孫隆。江百順不禁連抽了幾口冷氣。頓時在跪叩頭哀求好

漢饒命。此時應自揣想所作何事。是否應該被殺。空言哀求有何利益。比時那院落之中。仍有別人對戰。左孫等各捉住江

百順與馮月娥二人。如同耍猴兒的一般。左飛龍冷笑道。姓江的。你是個朋友。就得漂

亮些。何謂漂亮不漂亮。又將奈何。然則江百順果漂亮者耶。現今怎麼辦吧。江百順連連碰頭道。好漢饒命。俺也不是

此地的主人。這乃是俺的妹子。復又假裝作悲慘的聲音。連連碰頭道。可憐。咱倆都是

他宋家的幫工。好个幫工。竟敢若是耶。一個月祇混得三串五串工錢。好漢。你若要原諒些。左飛龍

冷笑着說道。不給你倆嘗一嘗滋味。是不曉得利害的。說時遲。那時快。伸手一揚。接聽

拍得拍得兩聲。他倆每人頰上。早各掃了兩個耳光。掃得江馮二人的兩頰。又麻又辣。好像火炙似的。鼻孔裏一痠。那眼淚珠兒。不禁的如串珠流下。左飛龍又揚手接掃過來道。怎麼辦法。你快些說吧。那孫隆早同樣的對付馮月娥。比時馮月娥支撐不住。便

向左孫二人說道。好漢饒命。此時也不必多說。咱倆的事兒。想好漢早已明白。爾等之事他人可以明白可謂希奇矣。咱們也不再隱瞞。這是姓宋的作孽太深。方得此等果報。却不能怨怪咱倆的。

一推乾淨倒也爽快不過說得難為情耳。現在除却些須帳目。就是俺的幾件首飾。好漢們如不嫌棄。就可以拿

去。此即所謂漂亮朋友纔要接說下去。突然他身後。冲出一人。大聲嚷道。這等狗男女留着他幹

什麼。左孫等驟聽一驚。急轉臉回看。又聽哎呀兩聲。接着咯喳咯喳兩響。左孫等再轉

臉一看。那江馮一對野鴛鴦的腦袋。皆無端飛去。祇賸得兩個無頭的屍骸。橫躺在血

泊之中。已沒有絲毫氣息。漂亮更將何如此又是誰人作孽而得此果報耶左飛龍等見此情形。都驚嚇得手足失

措。一時也不知怎樣纔好。比時那些宋宅的打手。都紛紛奔進後院。燈火交輝。已照耀

得如同白日。那燈光之下。照得院中人衆。亂舞刀槍。你喊他嚷的如臨大敵。左孫二人

此時非常焦急。便飛身出院。驟見劉長勝正與田大漢酣戰在一團。不分勝負。再看那夥人衆。愈聚愈多。左孫二人。都怕劉長勝一人。寡不敵衆。便挺身闖入圈子。就在人衆之中。奪了兩件兵器。大舞起來。那劉長勝的武藝。本不甚高。既與田大漢交手之後。不多幾個回合。就覺有些不能應敵。加着燈光交輝。衆打手愈聚愈多。田大漢的聲勢越高。他就越覺難支。正在勉強應付的時候。左飛龍孫隆二人齊擁上前。他的胆量。也就因之一壯。橫七豎八。他三人早已打得馬倒人翻。田大漢見勢不妙。他便一閃身溜之大吉。田大漢能溜之大吉。而江百順不能溜。是以大凶。但吾見以爲不然。要知田之助宋者。不過恃其武力而已。江則不同。彼既與馮月娥若般鬼混。即宋不死。江亦有可殺之道。况江素以謀劃助宋。平日之間。不知造成幾多罪孽。故此。次江百順與馮氏二人俱死。而田反安然不死也。那許多打手。見教師爺既已搖身不見。他等也都無心戀戰。各自免突狼奔。沒命價逃走。這場惡戰的消息。傳到前堂。嚇得那些僧道。誰也不敢再誦經拜懺。各皆借故溜出大門。遠遠的聚作一團。靜候吉凶消息。又若那些男女老少人等。誰也不是宋家的至親密友。都是左右鄰人。特地趕來。同看熱鬧。江田二人。皆因宋家無多親人。正好借重他等。支撐門戶。若是彼等鄰人。祇貪看一時熱鬧。反爲人支撐門戶。且而飽受驚嚇。亦太不合算矣。江百順

且另有一種計劃。他正好乘此機會。利用一般鄰人。湊個熱鬧。他便密約馮月娥幽會。共商席捲而逃的辦法。誰知鬼使神差般。竟然將那左飛龍等。引進後院。首先就打破他倆陰謀。並且不知不覺的。白送了他倆性命。妙在不知不覺四字。因此而傷殺江馮二人。彼此江馮二人。固有可殺之道。但若是下場亦特奇異。苟若等有靈尋找殺者亦殊難也。田大漢與衆打手。都被左等打得兔走鳥飛。僧道人衆也都紛紛逃走。閒

人當然也不敢停留。各自不聲不響的。奔回家去。直待左等三人。追趕田等。冲到前堂。那時堂前祇有三個屍骸。與幾軸神像。宋恆昌一陰謀之士也。其結果竟若是收場。斯亦循環報應冥冥之中。豈真無是非在耶。其他並見不

着一個人影兒。左等大喜。便向各房搜索了一番。即被他等搜出許多金銀珠寶。以及光灼灼的十多個元寶鏤兒。也不暇計及數量。各給他個一擄無餘。各人分擄在衣囊之中。見天時已轉四鼓。左等又在前堂後院裏繞走了幾個圈兒。方飛身而出。回到客店裏。復見案頭又安設着一封書信。他等便又暗吃一驚。左飛龍便拿起書信。拆開細看。其原書云。

飛龍足下。僕與足下。不見有日矣。東勞西燕。各自紛飛。然僕等近因大故。時向左

右環繞者亦多日矣。足下非愚且莽者。此次前來。尤其失着。玄門兄弟早密探得足下等行蹤。且密遣多人。時繞足下左右。足下雖一舉一動。亦早爲吾等所深悉矣。今足下應自猛省玄門兄弟。所以不加刃足下。且不欲先行下手。與足下樹敵者。實視足下之來。爲無足重輕。豈有意玩弄足下。卽如最近兩日。僕與霹靂子等環繞左右。若取足下首。雖什佰仟萬如足下者。亦已早死於吾儕之手。今不若是。非力不能致勝。實以來客待足下也。足下果若知機。應勿前進。別謀遠避之法。否則殊無幸也。僕因念舊情。故特函告足下。若不猛省。則噬臍無及矣。並祝前途珍重心叩。

左飛龍閱畢。又將書中之意。向孫劉二人詳說了一遍。道這人究是誰呀。俺一時真默想不得。那嗎。這樁事兒。究竟如何辦理。咧。復又想到夜間搶殺江馮二人之事。都覺必定出於玄門兄弟之手。蓋借此一顯他等技能。表示防禦森嚴的意思。左飛龍等想到這樁事兒。越加有些不寒而慄。

田大漢等見左如此左等又見玄門兄弟如此此所謂一物能降一物也

彼此狐疑。誰也拿不定進

退的主意。各自默默無言。相對發怔之際。忽見孫隆的背上。緊貼着一紙條兒。那紙條長不滿三寸。寬約一寸。紙上直書『暫寄君首。隨時來取。』八個大字。左劉二人看見。當即將那紙條兒撕毀。左飛龍便驚異道。這真有鬼。接問孫隆道。你也太大意了。怎麼有人在你的背上。耍了這套把戲。你還不曉得嗎。

把戲恐不僅這一套。大意亦未必止孫隆一人。恐與彼同等大意者。倘大有人在。如不相信請

閣下

劉長勝道。老孫他就是這般粗心。總有一天。別人將他出賣了。他還不曉得咧。當

時孫隆被他倆說得不能作聲。臉色已漲得緋紅。也不自知怎麼答話。復抬頭向劉長

勝背上一看。誰知也貼着一張一樣的紙條兒。

又是一套把戲。大意人已有兩個矣。

孫隆一眼瞥見。不禁暗

喜。此等怪物多發現一張則多增一分恐懼。而孫隆竟暗喜。此之此乃彼個人爭勝之意。然為團體中設想不應若是也。

再看左飛龍的背後。也緊貼着一張紙

條。他便伸手指着笑道。你倆莫要說得嘴響。自己都須得看看背後。大意人恐不止俺孫隆一人咧。左劉二人猛聽這番說話。都將外衣脫下。果見身後都貼着一張紙條兒。非但詞句與紙形相同。那字跡並確是出於一人之筆。彼此相顧失色。都默默價發怔。不能作聲。孫隆復又從旁自言自語。說道。這可不怪俺一個人。粗心大意啦。左飛龍便

將兩眼一瞪道：你偏有這些閒話說。

反駁之言稱爲閒話。此真是大爺們口吻。

復又悄聲說道：如今還高興什麼

咧。你要知他等這般一來，比砍咱們的腦袋還要厲害。咱們被人這般戲弄，當時尙不

知自戒自防，還跑些什麼江湖，充些什麼好漢呀。說時，他的臉色已氣得發青。道：這次

連栽了幾個筋斗，俺左飛龍固然不能混世，就是兩位老賢弟也未見得威風罷。

諺云：瞎子

大開運動會同樣跌交左飛龍對於此事當看得明白，然而若何挽救亦應急謀辦法。

孫劉二人聽着，都很有些不悅，但因左飛龍畢竟是

他同夥之中，一個首領，況同在懊惱之際，都不便向他爭辨，祇得各自揉着肚皮聽他

嘮叨了幾句，直待他不發言，孫隆方接說道：如今既走上這條路兒，什麼空話都不必

再說，祇問咱們的前途，到底是進是退，果真冲到他等窩子之中，就是同被他等擒着

了，千割萬剮，大家都被剝成肉醬兒，死得尙覺有些兒道理。日後咱們兄弟再來報仇，

還有幾句話兒可說。

未入彼門而作若是計劃已是不祥之兆矣。然爲若等計劃能到此等地步，猶算其能。

今遠在百里之外，日夜價受他

等戲弄，並不能回敬他一手。天天見神見鬼的，鬧得日夜不甯，這倒算得是那筆帳

咧。此可算得貪花戀色之糊塗帳也。

劉長勝也不待孫隆說完，他便岔嘴說道：俺看這樁事兒，那女禿驢

師徒們。雖然百般的對咱們戲弄。安見不是擾亂人心的計策。誠如劉言但劉又使何等方法以破其謀他等後

頭必特有很周密的戒備。咱們奮身前去。正中他等誘虎入柵之計。眼見火坑。咱們很

命的攢進。非但太不值得。並被他等耻笑。有勇無謀咧。爾等之謀固不足道爾等之勇亦未必足道劉長勝侃侃而談未始非自顯能

耐實則早不值識者之一笑矣左飛龍急忙問道。如你所說應該怎樣辦法。劉長勝道。俺看咱們若是白

白的送掉性命。不如退後一步。趕回總寨去。多邀幾員大將來。給他個鳴鼓而攻。還怕

不把他等賊窩搗碎嗎。孫隆聽說。祇直搖頭道。如他等這般舉動。安見不是內裏空虛。

便要此一套把戲。明說相迎。其實是無形擋駕。咱們既到此地。如不直搗他等巢穴。人

不笑咱們無能。鬼還要笑咱們沒用咧。你們要走就走。俺此時却無面目轉回總寨了。

彼所見者亦非無理無如彼等本身技能皆不高尙故即使玄門內部空虛然如彼三者前往未必取勝也左飛龍復又說道。照呀。俺也是不回去的。再

說姚賢弟等。大概皆已趕到。咱們六條大漢子。怕不能惡戰一場麼。吾觀如足下等之謀之勇雖六十人又何如耶

不過多搗幾碗白米飯而已倘若咱們折回總寨去。豈不深陷姚賢弟等勢孤力弱。別人不罵他三人

還要罵個痛快咧。如是遲遲其行業已引人罵矣劉長勝見他倆的意思。都想要進攻。便也不再說。接

着又議論那急進緩進。他三人吱喳半晌。方決定暫在四海居住下。先派孫隆進省。打聽姚光教等蹤跡。以及碧雲菴裏曼因等如何舉動。再謀進行的辦法。況且宋家的殺案。尙未了案。就是他等要走。程友仁與小財寶等。誰也不肯放鬆他等一步的。

此說仍是彼等托詞

者則乃是胆怯不敢猛進耳

彼此商量既定。那時天色業已大明。客店中堂館雜役都紛紛起身。各盡

他本身的職務。半晌方見小財寶睡眼惺忪。從後院走出來。劈面碰着左等。急笑問道。左爺。你們又是一夜未睡嗎。左飛龍也向他一笑。欲知他說些什麼。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左飛龍等夜往宋宅。本擬殺個痛快。以擻彼口。誰知若等前往。仍舊未耐殺願。且又受敵黨一番戲弄。猶不能自覺。而乘勢一決進退。亦太不自諒矣。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左飛龍自不量力。欲除勁敵之玄門兄弟。受鄒雷等一再警戒。不知覺悟。不知自新。嗚呼。皆爲利祿所迷。毫無主義所致。但古今來黨同伐異。干戈相尋不息。致國家社會。皆受影響。或喪邦亡國。或南爭北鬥。生靈塗炭。強鄰乘隙者。綦夥。左等其小焉者也。

第四十七回

携寶偕行不辭而去

建墅聚議廣集同仁

話說左飛龍原因夜間所遇諸事非常納悶。後見小財寶頭髮蓬鬆。跳出客堂。兩眼覷定他淡淡一笑。星眸微眄。兩頰之下。早現出一對酒渦。左飛龍一眼瞥見。頓覺筋骨痲癢。早將滿腔心事拋棄到九霄雲外。

俗諺云色不迷人。人自迷色。古今多少英雄奇士皆誤于此。

孫隆劉長勝二人如蛆

逐臭似的。也追蹤進房。大眾擁在一團。照常說笑。直談笑到日高三竿。斜映牕上。客店裏都忙開早餐。左等皆要了四份麵食。正狼吞虎噎的時候。復見程友仁皺着眉頭。慢步兒踱近客室。他抬頭瞅着小財寶便惡狠狠價盯了兩眼。接着祇搖着腦袋。長歎了一聲。

彼當此時因小財寶一身而惹出殺人巨禍。今見彼安然無事。嘻笑自如。若則恨入骨髓。但懼左等之勢。又敢怒而不敢言。此等滋味最難消受。

轉向左飛龍問道。那宋府

尙不見來人。這事又怎麼辦呀。趙老闖尙未回來。咱們又無錢無勢。爺們莫要見怪。這

樁事。可要靠定……左飛龍聽着也不待他說完。便將兩眼一瞪道。你放心罷。咱們三天五天也走不了的。程友仁點頭道。多謝你老的厚意。但是這樁事。總須求得一箇結果。晚生並無別意。今若借重爺們的聲勢。豈不容易了事嗎。他接說又咕嚕咕嚕的自

言自語道。現在的買賣真難做。怕鬧事。偏鬧出事來。僱得好堂倌。還要接得好客人。

此

但財寶捱罵左等亦在被罵之中矣

似這等買賣。再做幾年。還要把妻兒老小。接來償命呢。

此言雖說得不錯。惟左等聞之不堪忍受

矣

孫隆聽說。便瞪着兩眼。拍案大罵道。你這話說給誰聽呀。誰給你闖出這禍來。咱們

今天就走開。不錯。是咱們闖的禍兒。累說你啦。看你可有什麼辦法。好不識抬舉的東

西。

若識抬舉必不致若是當面罵人此程友仁自取之咎

程友仁見孫隆發了脾氣。他又嚇得手忙脚亂。連連打躬。自

道不是。

出爾反爾顛倒是非此乃小人之慣技故每每一番好意而反開罪於人也

復又自掃了幾個耳光道。

該打該打應當多掃幾個苟以小財寶執刑則尤妙

算俺是喫屎的狗兒。爺們都是英雄好漢。也該不屑與狗鬥了。左等尙未及回言。忽聽

堂外有人喊道。此地可有姓左的客人。連聲問了幾句。程友仁聽說。他越發嚇得提不

起腿兒。急忙喊道。壞了。壞了。這不是宋府派來的人。必定是衙門裏派來的差老爺。他

復連聲應着來啦。一步一步的推出房門。祇見那人。約有四十多歲。蓄着三綰長髯。乃

是道家打扮。他纔安心。詢問法師的姓名。那道者尙未及答話。突見左飛龍等迎出來。

道。姚教師。你從那裏繞道兒來的。可真害得咱們望瞎眼了。原來那道者並非外人。乃

是他等急盼見面的姚光教。程友仁與那幾個堂倌，初見姚光教問姓左的客人，都不知應當如何答復。今見左等出房迎接，彼此方纔放心，分頭散去。接說姚光教擁進客房，一眼瞥見小財寶，羞答答的斜靠在牕側。他便連聲喝彩笑道：「好個漂亮小夥子，順勢兒坐下。」轉向左等笑道：「你們的豔福，真不淺呀。怪不得你等都躲藏在此地，不願出頭咧。」左等固屬如此，而教師若對此等妖物，又將何如？德壽大展其王道士之法術，而收妖捉怪矣。左飛龍便命小財寶向姚光教行了見面禮。左復將他等別後諸事，以及小財寶的身世，與宋恆昌家發生的禍事，說了個大概。以不將支門兄弟交接諸事一一報告，耶要知此等失敗事皆不願提及，且因財寶在場，不便說出所謂好漢不當人說喪氣話也。孫隆笑道：「方纔管賬先生，尙說了許多閒話，好像這場禍事，全是咱們鬧出來的。」劉長勝道：「你來得正好，這樁事兒不了，咱們尙不能遠走。你的謀劃最精，應該給咱們想個脫身之計。」此言何異示弱，而劉長勝意一言道出，正顯其爲有勇無謀之優大漢也。姚光教將兩眼一瞪，道：「這是什麼話！大爺們高興，纔給他們說兩句話兒，就是咱們鬧出來的禍事。如今不愛管了，誰敢來強着咱們？」苟使程友仁聞之又將要提前覓死矣。左飛龍道：「這其中却有難處。復又指着財寶說道：『俺若不爲救出這個小孩子，誰有工夫管他這些閒事咧。』」

姚光教聽着。又向小財寶睜了兩眼。那小財寶站在一旁。長一行短一行的眼淚。早揉得兩眼紅腫如胡桃一般。接聽姚光教這幾句話兒。便嗚嗚咽咽。越加喘不過氣兒。撒嬌那賈俏耶姚光教雖鐵石心腸。此時亦必浩然長歎曰。情關慾海。殊不易于超度也。又久。姚光教方長歎一聲道。這真沒有辦法。復又說道。財寶可能跟從咱們走麼。小財寶不待左等說話。他急搶聲說道。祇求爺們大發慈悲。就是要俺去尋死。俺也是心甘情願的。誰願在這個地獄裏。受那些勞什子罪咧。他說罷。接着撲通一聲。他已向大眾跪下。來道。爺們若是真心救俺。還是携帶俺走去的好些。倘若常在此地。別人不說。就是那個程先生。就得逼着俺尋死了。他說時。嗚嗚咽咽。險些要哭得出聲。如是爲人。洵不如鳥獸。要知彼所以若是者。何嘗不誤在美顏。姚光教急忙將他扶起。悄聲勸道。你不可如此。既然你能決計遠走。這事就易辦了。倘若高聲哭鬧。被他等曉得。那可辦不成啦。小財寶聽說。急忙吞聲忍氣。收乾了眼淚。靜聽好音。比時他的心坎裏。酸酣苦辣。混作一團。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滋味。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他頰上的神色。越發顯得姣豔愛人。姚光教便與左等。議論他們進行的辦法。左等又爭着詢問姚光教。別後的情形。

姚光教連連搖頭道。一言難盡。現今不是閒話的時候。咱們幹正經事兒要緊。何嘗無暇

作者藉此從略以求文章精
密謹嚴免蹈鬆懈之弊而已

劉長勝又問韓昌邱廣海二人。姚光教猛地起身道。你若不提

起。俺却忘記啦。他倆皆往後街去尋找你等。俺倒要去找他倆咧。劉長勝也起身說道。

俺也陪您跑一跑吧。姚光教點頭道。這更好啦。說吧。他倆轉身走去。左飛龍比時精神

陡振。便叫帳房忙給姚光教定了一間上等官房。諸事料理停當。不多一會。姚劉二人

果將韓昌邱廣海等。偕同回寓。那左等經過的事兒。姚劉二人已在道路之上。與韓邱

二人談叙了個明白。故大眾見面之後。略述雙方別後的景況。並未多談。各忙着同餐

午飯。斯亦作者不肯濫費筆墨之秘訣。彼作
者固覺經濟而闕者亦不至于厭煩也此時小財寶。既然決計隨從左等同行。左等也就

另眼看待。他等秘密會議。雖未給財寶。特設一席。但是磋商事務。都不隱瞞他了。是日

午餐既畢。他等都聚在左等房中。密談到夕陽西下。時近黃昏。彼此纔散坐閒話。這半

日密談。如支門兄弟戲耍左等。以及姚等別後情形。都說得一字不遺。一事不漏。姚等

諸事不願當着外人明言而於秘密會議席上說之是嚴守秘密者也。然作者不
以明筆寫之何故一則免蹈繁瑣之弊一則爲後文伏線益顯情節曲折故耳最後商速歇息一天。即

密向汴梁前進。流光如電，瞥眼已混過一晝夜。次日二鼓敲畢，左飛龍便將程友仁喊進客室。先將他等在宋家搜得的銀錢，湊成紋銀一百兩，交給程友仁道：「前次所存的款項，大概依照房飯等帳計算，也差不多啦。如今再存一百兩，咱們接着再算吧。」我看

接算即此下臺為佳好在此項錢既易得之復易給之不為虧折程友仁笑着謙讓道：「前款還存得很多，你老又何必客氣咧。」

姚光教說道：「今後用項很多，你也不必多說，先拿去罷。」左飛龍又說道：「這多天他等同夥堂倌，都很辛苦的你先代咱們賞他等二十兩紋銀，大家買一盃酒喝，日後再總算賬罷。」比時堂倌人衆，都站在門前，猛然聽了這番說話，都喜出望外，誰也不放鬆一步。急忙推擁進房，向左等稱謝。程友仁看着不住的暗自叫苦，由此這一筆賬，他也不想沾光分文了。程友仁得此存項與夫賞金應揣得左等之用意而程於此時竟不少疑其蠢笨可想見矣當晚左飛龍又命程友仁特備了一席酒菜，給姚等洗塵。大衆飲到三更敲罷，方纔散席。此筵果為姚等洗塵歟其別有用意歟程友仁固不能預知而閱者應預知矣次日清晨，程友仁方起身盥沐，忽見堂倌周五匆匆奔進賬房，他氣喘吁吁向程友仁報道：「程先生，大事不好了。」程友仁聽着，猛驚問其故。周五接說道：「那姓左的客人，與前

天來的老道士。都不知去向。程友仁急問道。還有那幾個大漢。周五道。小財寶也不見影兒。慢說他等。程友仁也不作聲。便往左姚等住室裏。查看了一番。見那些應用什物。都散置房中。祇不見一個人影兒。程友仁便在房裏。默默發怔。許久。方想到左飛龍存款的事。方恍然大悟。怪不得他等賞給堂館的酒資。但是他存那一百兩紋銀。又是什麼用意。難道他記錯帳嗎。似這等大手大脚的客人。俺真是初次看見的。見多少所

所怪見駱駝說馬腫背此非左等之揮霍豪爽實程友仁之眼光短淺也况左等之豪爽乃慷他人之慨而為其本身謀脫身耳此中之玄妙又豈是程友仁所能解悟

獨自胡忖半晌忽然

想到趙大麻子不會回店。他的存款。若找償房飯等帳。尚多出一百二十餘兩紋銀。豈

非我管帳先生的財喜嗎。

小人處世惟利可以動心今獲此項巨款洵其夢想不到之幸事安得不心花怒發驚喜欲狂

他想到這事。便獨自吃

吃。默笑。復又盤算他獲得此款之後。應該如何放出。如何生利。每年可獲得利錢幾何。

幾年就可以得利開店。一一推算。不滿五年。他就可以做到客店老闆了。他一時想得

周身發癢。說不出來是怎樣痛快。

窮人發財猶如受罪而况此項偏財未必能為彼獨享癡人作夢真可憐也

忽聽周五說道。程先

生。倘若宋府上來人。你老怎樣對待呀。俺看那姓左的不辭而去。必定是怕宋府上的

人們找他爲難咧。

小人之見大都如此然而程友仁聞之必當急煞

程友仁聽說好像當頭打了一個霹靂心坎裏

祇突突價跳個不住。他又自言自語道。這怎麼辦呀。想宋府上的勢力比那孫大老爺

還厲害。如今鬧出這彌天大禍。他等逃跑。俺豈不應得滅門之罪。

其喜焉如狂其愁焉亦如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

之如此類人還是早死乾淨

他此時也不想發財。也不想放利。祇連聲不住價歎氣。祇望宋府不再來

人。並望趙大麻子早些回店。他也就早日脫身。就算得是超脫苦海了。由此他便緊皺

着眉頭。他魂夢之中。却怕宋府與師問罪。

真欲與其爲難雖怕亦怕不了如程友仁者其愚真不可及矣

是日街市之上。忽

又紛傳宋府又出了兩條命案。並擄去許多金銀珠寶。又說宋恆昌與他的妻妾。尙不

曾收殮。專待他合族人齊。便來與四海居爲難。程友仁得着這個消息。分外急得憂心

如焚。恨不能兩脅之下。特生兩翼。一翅飛回自家去。就可以太平無事啦。誰知宋恆昌

一門並非旺族。並且沒甚出色人物。五服之中。就算得是沒有親房。若說到親友人等。

除却幾個窮無所歸的男女。平日仰仗他的聲勢。圖謀衣食的。不得不做他的爪牙。奉

命奔走。其外人等。皆因宋恆昌行爲不端。舉止強霸。誰也不與他往來。若說到左右鄰

舍都會受過他的蹂躪。對他真恨入骨髓。如今見他家鬧出這滅門之禍。誰不暗謝天公有靈。說報施不爽。大家爭看笑話都來不及。誰肯代他說一句公話。試想他的家族無人。親友又不贊許他的舉動。鄰舍又視之如仇讎。就是他左右的爪牙。平日借重他的聲勢。纔往來得熱鬧。如今他已人亡家破。大眾分散。都惟恐不快。那個還自尋煩惱。去管閒是閒非。譬如那江百順。在宋恆昌生時。何等恭順。及至他死後。就與馮月娥勾搭着要携手同行。似此那些怕管閒事的爪牙。還算得是忠心耿耿。咧。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未見報時候未到宋恆昌等若是收場確有應得之咎所謂自作孽不可追也因此宋恆昌與他的妻妾慘死的第二天。還有些閒人

乘此奔來。鬼混他幾個閒錢。落得湊個熱鬧。迨當晚田大漢與劉長勝那場惡戰。江百順與馮月娥慘死在後院。大眾見這樁事兒。愈鬧愈大。各自愈覺心慌。都跑得不見人影。此所謂金錢結合勢利結合易聚而易散不可與患難之交者同日語也最後還是四鄰。看不下去。便說通當地的地保鄉約

人等。將他全宅的什物。變賣乾淨。購辦了五副薄棺。草草將宋等被殺的人。收殮安葬。那宋恆昌作惡一生。從此就算得是收場結果。再如那兩場慘殺的奇案。也就無形消

滅了。

要知此等慘案乃是宋之平日作惡集成本無所謂報復此等慘案當然消滅

祇害得程友仁日夜擔驚。直望到趙大麻子回店。

探聽得宋死之後。確實消息。方纔安心。照常營業。暫且不提。今再接叙俠尼曼因自命。

鄰人姜輔仁。奔往晚翠村投書之後。不多幾日。如顧鵬黃泰等。皆陸續趕來。曼因爲碧。

雲菴裏。不便留住男客。他便在碧雲菴左近。特賃一所很大的院落。專供各路俠士劍。

客等集會之所。並在其中下榻。那時這座大廈的總名。就稱名碧雲別墅。廈中分內外。

兩院。內院下榻的。如鄧李氏。鄧元姑。金殷氏。殷玄珠。孫志雄等五人。外院下榻的。如黃。

泰。顧鵬。黃玄子。梁玄通。馬騰雲。胡萬春。袁振華。姜輔仁等八位。曼因那時感冒未愈。朝。

夕還來別墅之中。與大衆討論對付余太元等辦法。

彼等居處之地不曰山寨而曰別墅。其行爲之正大光明于此可見矣。

他等。

正討論未決之際。那玄化和尙。鄭虬。以及鄒瑛。鄒珏。方農。黃岫雲。梁廣。梁洪。李世龍。郝。

國雄等。紛紛次第趕到。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所謂會聚一時之盛。

那與玄門兄弟。各有關係的人等。已趕到什之。

八九了。未久。曼因便開了一次羣英大會。凡是趕來入會的人。一齊到場。連次迭開了。

三天。最後議定的方法。第一是廣招同道。聯結交情。並互同聲氣。第二是培植後進的。

人才。並邀約英年男女。發揮武德。第三是暫不招募成隊的兵馬隊。各以自己的精神能耐。暗謀復國。救世安民。第四是對敵仇的舉動。概行讓退。如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必須從事力鬪。然亦祇能由一人獨力的行爲中。各謀對待。不能整旗鳴鼓。正式交綏。大眾將這四大事件。仔細商定之後。大眾又談到余太元等。有意樹敵爲難。曼因接說道。這都是我們當務之急。以第四作爲暫時的。將來還須謀對待。比時便有人獻策。說余太元特剋天柱寨。儘量的招兵買馬。並以八卦教專爲立寨的根本。更如莽蕩飛龍赤茅等寨。次第歸從。日後的勢力。必定日見雄厚的。並報說其中種種制度號令。那規模非常浩大。若不設法對待。不久必定要被他們鯨吞的。曼因聽說。祇笑了一聲道。他以浩大取勝。俺再以浩大與爭。必定要被他們併吞了。現今應當另謀他法。再從小處進取。包管終不會敗在他等手下的。大家聽說。誰也不敢與爭。但是以小勝大。以寡勝衆的謀劃。這時與他同心思的。除却顧鵬黃泰。馬玄化黃玄子等。此外皆暗向曼因搖頭。說他老人家。必定是年老力弱。思想不周。否則如何發出這等怪議論。咧。你談他說。紛紛又

鬧了兩三天。日久。他等也就不再提起了。接說曼因他自大會以後。那身體日漸強健起來。一日。時方過午。大家正在那別墅之中。閒談對付八卦教的辦法。也有主張多練軍伍。興師討伐的。也有主張分頭暗進。全仗各個人的本領。謀殺他等。也有主張平息專待。任從他等自然興滅。况清庭當時也深恨八卦教的行爲。說與滿清天下不利。清廷既然如此。咱們落得借刀殺人。不必血刃了。大衆正談得高興之際。忽見一人閃身進房。閱者欲知此人是誰。且待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羣英聚會之條件。乃一空泛籠統之議案。與對付天柱寨等事務。毫無關係。然則究何所謂。或謂秘密會議。又僅言語。皆須秘密。卽一切行動。皆無事不在應當秘密之中。彼之所議各條件。又安見不是粉飾他人之耳目者哉。

第四十八回

老和尚智敗老道士 莽大漢力逐莽教徒

話說馬玄化等正在閒談之際。忽見閃進一人。大眾抬頭看去。並非別人。乃是俠尼曼因。馬等都紛起笑迎入座。曼因不待大眾說話。他便笑向馬等說道。現今的事兒。真是越鬧越奇了。老俠尼而稱奇其奇自非常等他說時。便從衣袋裏。掏出兩封探報來。大眾拆開同看。却是

密報左飛龍等。重進赤茅山寨的情形。以及左姚二人。分道前來探密。紫石橋別生枝節。宋恆昌因強佔小財寶。以至舉家夫妻姬妾。全被慘殺等事。并說劉左姚等衆。秘密前來。現已分住平安高陞兩家飯店。準備夜間暗來行刺。並窺探秘密。從頭到尾。說得極其詳細。那兩封書信。所探報的事情。大同小異。却是出於兩人的手筆。書末皆未留名。此等報告驟然發現其爲反八卦教者明矣其與四海居所投書信以及宋家後院發現之黑影皆有密切關係亦明矣然何以出諸兩人之手此極奇怪豈前次左等所見者爲兩人耶如剝春繭如展夏雲層見叠出其妙真不可思議曼因徵笑道。此人却是咱們的好幫手。這書中並未自書姓名。究竟是誰。你等可有這兩個朋友咧。大眾默忖了半晌。梁玄通接說道。馬師兄有個高足弟子。姓鄒名雷。外號霹靂子。他與鄒瑛鄒珪。乃是同胞手足。此人年少藝精。性情亦極奇傲。黃泰急點

頭笑道。不錯。俺尙受他戲耍過一番。此人的行爲確古怪。這事必定是他所爲。年老氣平如黃泰猶

受人戲弄且般般緊念不忘可見競爭之心雖老猶強也立化和尚笑着搖頭道。這個小孩子未必有此本領。其言如是其心之愉悅焉可知

矣

黃立子道。你也不必客氣。俺看你那個貴門。日後比你利害得緊咧。這事除他就

沒有第二個人。大衆都將鄒雷讚揚了一番。顧鵬又從旁說道。這分明是兩個人幹的

事。還有一人。那又是誰呀。大衆又想了良久。黃立子笑向黃泰說道。你那位孫姑娘。確

也是一把飛手。俺看他的本領。却不在鄒雷之下。曼因搖頭道。不對。不對。他已來此地

多天了。這樁事。決沒有他的分兒。大衆又懸揣了許久。都說不出此人。最後黃泰笑道。

俺看董玉寶那個小孩子。很有些出息。他的本領也還不差。顧鵬笑道。這也是你的面

子。曼因急問他董玉寶的由來。梁立通笑道。這小孩。俺也曾受他戲弄過一番咧。鄒雷

戲弄黃泰董玉寶之戲弄梁立通斯誠無獨有偶他接着就將董玉寶的經過諸事略說了一遍。顧鵬道。他雖是穆

珍的弟子。但是他種種行爲。却與他的老師不同。俺在武昌府曾經見過他兩回。小孩

子却很伶俐的。馬立化道。說雖如此。這都是懸揣之說。究竟是否他倆所爲。我看尙不

能決定咧。大眾同聲說道。這些事總可明白的。俺們還是討論那對待方法要緊。曼因淡笑道。阿彌陀佛。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他等真能將咱們殺却。倒也是一樁善事。咱們聽其自然。又何必大驚小怪。謀什麼對待方法咧。措詞極妙。人欲殺之而不加防禦。更勸人無須防禦。其間奧妙。洵不可思議矣。大眾

聽說都不敢再說別話。曼因又接談了一番博愛普渡的話兒。無非勸人養生戒殺等事。直待他去後。馬玄化等又重集了一回大會。最後方議定黃岫雲鄧元姑鄒瑛鄒珏四人環繞老俠尼左右。謹防敵衆。暗來行刺。又派金殷氏鄧李氏孫志雄姜輔仁袁振華等看守碧雲菴以及別墅。無論什麼閒人。不許自隨便出。其他同夥人等當未分路出戰之前。皆負窺探監視的責任。討論既定。各自分散而去。是日馬玄化待到會畢。他便回到自己的住室。一瞥眼間。已不見他的蹤跡。此何往。歟。豈尋覓其高足弟子歟。抑別往尋覓左姚等歟。試觀後文。大眾也不曾留意他之行動。當此時際。那汴梁東城的平安客棧門首。忽然發現個乞丐和尙。游僧人已等於流丐者矣。游僧而至於乞丐。其窮苦無告。自不待言。然則彼乞丐和尙。究係何人。耶。閱者此時應知之矣。他頭戴一頂破綿僧帽。身看一襲百衲僧袍。足蹬草結雲履。他身後還背着彌勒佛像。胸前懸着一個木魚兒。足有笆斗大小。

那木魚兒上。硃漆爛斑。已撫摸得油光雪亮。那和尚的年紀。約計七旬左右。五絀銀鬚。長約尺許。映着兩顴赤紫。飄飄欲仙。他在平安客棧門首。安置一個蒲團。盤坐其上。雙目緊閉。祇梆梆的頻敲木魚。連聲念佛。如此晝夜不斷。連敲了三天。那客棧主人巴和。便出門與那僧人說話。並送出大錢四串。白米四斗。出手總算不少其奈彼僧之意不在此何那和尚笑道。老僧

並非募化錢米。却也並不飢寒。巴和復又問他所爲何事。並問他的上下寺名。那和尚

笑道。老僧是專爲訪友而來的。你若詢問老僧法名。此時却不便告知你的。待老僧何

日訪得友朋。何日再向你實說罷。此時你就直呼老僧爲老和尚罷了。和尚而化緣者有人和尚而訪

友者確是罕見然則和尚豈真是乘訪友歟此時吾殊不敢深信這時。那飯店裏的堂倌雜役。街市中的來往行人。都擁着那

個老僧。爭看熱鬧。巴和復又追問他。尋訪什麼朋友。那老僧便雙目緊閉。不再作聲。巴

和見他形狀奇怪。他也不敢深問。每到午晚兩餐的時候。便送出一份素菜素飯。那老

僧收下。便分給那過路的乞丐。他自己却不沾顆粒。巴和雖見他如此行動。却又不

敢停止不送。畏之歟抑敬之歟彼巴和者總算是個漂亮人也轉眼又混過一旬之久。巴和默窺那個老僧。仍如原狀。

他的心坎裏總有些放心不下。每日密派堂倌雜役暗探那老和尚的行動。誰知這個老僧除每日閉目念佛。頻敲木魚而外。就不曾有見別樣舉動。

其來焉奇其處焉異豈能由堂倌雜役探得秘密巴和亦

未免痴默

不可及矣。一日時方正午。那老僧正頻敲木魚。閉目念佛之際。忽有一長髯道士。自飯店

門內走出。恰好經過老僧之側。忽見老僧將左手輕舉。那老道頓時將身兒一偏。險些跌倒。他急站定脚跟。惡狠狠向老僧盯了兩眼。復冷笑道。朋友你也太辛苦了。老僧便微啓雙眸笑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何能怕喫辛苦咧。如今老僧之苦。尙能尋得着人。他如遠道而來的。既尋得人。仍不敢前往。那纔遠不如老僧咧。那老道聽說。頓時臉色緋紅。默向老僧默怔了一會兒。方冷笑說道。原來你爲的是這樁事呀。

究是何事作者當然知之閱者亦應知之彼老

道應當早知然至此時始知其所爲

道友。你也應該早說明白。又何必這般喫辛苦呀。他說

話之時。便向老僧俯躬。雙手抱着。纔行一稽首禮。誰知他纔彎腰作禮。忽見那老僧雙目瞪着。將左手一揚。大聲怒道。孽畜。你還要暗箭傷人嗎。他說話之際。早見那老道倒退一丈以外。恰好過街。若非身後橫着一段青石牆壁。他已跌了個倒蹠元寶了。當時

引得往來行人。同聚在一團。爭看熱鬧。那長街廣衆之中。老道忽討了這場沒趣。真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祇好含羞帶愧的。連向老僧拱手道。領教。領教。咱們後會有期。他說罷。便向街北走去。那老僧並不理會。仍閉目念佛。頻敲那個木魚兒。一時街市上來往行人。目睹這一回事兒。都爭傳爲奇事。此等舉動不過彼一僧一道各小試身手而已。而路人視之驚爲罕見罕聞之奇事亦太可憐。巴和

那時正在朋友處所。辦理他個人的私事。猛然得着這個消息。急忙趕回。那時已黃昏燈上。再看他門前的老僧。已是不知去向了。心願已償。不走何待。當夜。他店中寄宿的。一個老道。兩

個中年大漢。都不曾回來。巴和。他本是個江湖上混世的人。這時他也有些明白。暗自捏着一把冷汗。默願那三位遠客。從此不再回店。便可省却許多煩惱啦。苟使彼老道等是聰明人必效

昔日之黃鶴一去而不復返矣。由此又混過三天。如那一僧一道。以及那兩位大漢。皆不見重來。巴和他

雖損失了一筆房飯錢。心坎裏却非常爽快。默忖這臨門大禍。消滅無形。他總算是不幸之中。一樁極大的幸事。少自幸些恐怕尙有大難在其後也。誰知在這三五日中。那汴梁城裏。忽發現了

很大的驚天動地之事。待記者再接續寫來。接說左飛龍在紫石橋時。自遇姚光毅等

之後。姚光教極怨他舍己從人。不應祇因救護小財寶一人。不進行本身應辦等事。復

又說到客店投書。與宋宅後院殺人等事。姚光教大笑說道。這正是那妖尼常使的慣

技。斯時曼因等仍在葫蘆之中。尚不知爾等進行諸事。而姚光教竟以慣技二字。譏之真活活將人冤煞矣。他等正因勢孤力弱。故作此驚人之舉。以

掩飾他等短處。咱們若因此不敢前往。那就正中他等詭計啦。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斯誠冤煞好人。然姚等亦因

此喫虧不淺也。左飛龍等聽這番話。却也有理。誰謂無理不。過走錯路耳。於是他等密議了一會兒。遂偕同小

財寶。不辭而去。分班趕進了汴梁城。那時姚光教率領韓昌邱廣海二人。先一步趕到。

便在東街平安客棧住宿。左飛龍率領孫隆劉長勝小財寶三人。次日趕到。因為掩飾

外人的耳目之意。便在北街高陞棧住宿。落店的第一天。都因風塵勞苦。便休息了一

夜。此方休息一夜。彼方已得無名之告密謀對付矣。次日。便分道密探碧雲菴的現狀。以及俠尼曼因的舉動。要知

曼因樂善好施。他在汴梁城裏。却很得人緣。因此他等八方密探。祇要說到碧雲菴與

曼因等字。誰不捧上了三十三天。將這位老俠尼。頌揚得如天神一般。並因此也就將

他左右人等。都誇獎得如龍似虎。晚間各聚在高陞棧裏。各報告本身探訊的情形。好

像是一個人的口氣。

人世間者能結人緣固難而能結社緣則尤難否則彼一省會地域之中求得異口同聲互相推舉談何容易然老俠尼立於不敗之地者亦正因此也

沒有

不給曼因揚名的左飛龍尙不覺意。

此左之所以魯莽從事而稱草包

但是姚光教聽着初尙懷疑是俠

尼的爪牙。有意給他宣揚美譽。連次又探詢四天。無論男女老少。都是這一番說話。姚

光教聽着。却很有些兒疚心。曾暗忖道。人能獲得全城人民的美譽。真不易得。足見他

平日。很有一部份的實力。與那社交上的信用。方能獲得這番佳譽。並非金錢與勢力。

所能兌換得來。

人生之對社會也碌碌無名何異朽木腐草少有作爲之士必可轟動一時要知其爲惡者固難而其爲善焉則尤不易曼因既能得此令名當然必有絕大之魔力此姚所以疚心也

他默想到此際。不覺就有些恐懼。遂與左等說明理由。決定乘機實行暗殺。若說明張

旗幟。同去與他爲難。恐怕等不到自己出手。就要被一般人的口碑。壓倒啦。

牛鬼蛇神如姚光教猶知

尊崇民意可見真正之公理決非武力所能敗之也

左飛龍也因同行的武將不多。明攻不易。加着姚光教的爲

人。乃是平日最尊敬的軍師。

左能從善不自恃其能尙算得是一條好漢也

此次當然以姚之命是聽。如此他等

日在酒樓茶社之中。專心探詢曼因的實力。以及他個人的行動。誰知他這等打聽。越

發嚇得不敢伸手。因爲那些酒樓茶社。都是一般社會人民的議事廳。但凡社會之上。

少有些須小事。那酒樓茶社。早就編做歌兒唱了。左姚等衆。連日都在其間。混來混去。

却把碧雲菴最近的現狀。探聽得至清極白。祇是他越探聽得清白。越覺不敢前往。此

可見碧雲菴規矩謹嚴作者並未加一字
鼓吹而其精神自見文人之筆妙入纖微每日左姚等自酒樓茶社歸寓。都聚在高陞棧裏。秘密

會議。最後還是順從姚光教的意見。特派孫隆先回天柱山。報告碧雲菴的現狀。並說

玄門子弟。以及他等同道友朋。現都會集汴梁。戒備非常嚴密。最好多派同人趕來。密

謀暗進。一舉就可犁庭掃穴了。此時尙欲大吹法螺
真不自知其醜矣孫隆奉命走去。左姚等衆。便專候余太

元的回音。再行發動。這其中祇有左飛龍韓昌劉長勝三人。急得心如烈火。恨不得一

時三刻。將碧雲菴掃得片瓦無存。方纔稱心如意。無奈姚光教堅持緩進。左等皆不敢

與他爭辨。但是他等心坎裏。都覺有些忍耐不住。各自仍在暗打主意。倘若遇着進行

的機會。他等個人行動。仍然是要猛進的。莽男兒之任性大抵如此然爲
左等設想靜守亦太覺無聊也當那和尚在平安

棧廡念佛的時候。適值姚光教前往洛陽去尋訪道友。這日他方自洛陽歸寓。安排既

定。他便出寓去尋找左飛龍等。誰知他纔出店門。恰與那老僧相遇。老僧便揚起右手。

姚光教就知他使的是陰陽掌。按此掌法先揚右手謂之陽掌後揚左手謂之陰掌苟接續擊之則五尺反掌陰陽並擊是曰雙掌苟身受之輕則略血重則殞命若其祇揚右掌未繼揚左掌是試擊之但常人當之輕則跌扑重亦損傷筋骨者也急側身避過掌風並不待他繼

揚左手。急使和合掌還擊。

此亦八卦教中孤傳之掌法雙手合抱向人行打躬禮不知者俯首還禮彼則搶進一步以雙手直穿敵人之胸膈毀人臟腑當其鋒者即時殞命

老

僧識破他的陰謀。急將兩眼一瞪。大喝孽畜。姚光教猛的一驚。尙未及一躬倒地。老僧便繼揚左掌。此時姚光教不及戒防。他忽立脚不穩。被掌風打過對街。姚光教見不是老僧對手。他便轉身說了句後會有期。飛也似的向北街走去。一口氣直奔進高陞棧。剛一脚跨進左飛龍的房門。連着就嘔噴兩口鮮血。他一言不發。急急走到左飛龍的臥榻之側。俯身提起來一把便壺。可巧那便壺裏已盛着滿壺濃湯。他提起直呷了半壺。左等猛喫一驚。急問他的原故。姚光教祇搖着腦袋不作一聲。此所謂說不出來之悶心苦也堂堂教師而自命智勇兼全者今忽受此打擊當然無話說矣復走至榻後。將上身的衣服脫去。左肩之前。乳部之上。已擊青了一片。足有碗口般大小。幸而姚的技術尙有些根抵。否則真要鬧個折骨穿胸啦。此時左等都擁到他的面前。急問事故。姚光教便長歎一聲。將他與老僧鬥法的事兒。略說幾句。

道不妨事。祇要不傷俺的性命。總有報仇的日子啦。左等聽說都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他等也不再說別話。都默默價不作一聲。又久。邱廣海便勸姚光教安寢休息。姚光教這時也很覺精神困倦。遂由小財寶從旁照料。解衣登榻。昏昏睡去。左飛龍見姚光教已安然入夢。他就悄悄囑邱廣海與小財寶二人。供姚呼喚。復又邀約韓昌劉長勝等。往尋那老僧報仇。誰知韓昌聽姚之言。他早搶先尋找老僧去了。左等前街後巷。尋找他半天。那裏尋得他一個影兒。咧。無已。左劉二人。偕行而去。再說韓昌見姚光教那般形狀。他便一口氣。沖出大門。向東走去。方走到一里之遙。迎面忽奔來一個彪形大漢。恰巧與他沖了個滿懷。韓昌這時。正抱着那肚皮憤氣。無處發洩。今被他沖撞過來。越發沖得怒火上升。他將兩眼一瞪。也不分青紅皂白。掄掌便飛打過來。誰知那個彪形大漢。也是個喫軟不喫硬的草包。他見韓昌這般無理。他也不與韓昌爭辨。急閃身避過。便使個鷓子翻身。直撲上前。韓昌急想伸手去托住那漢的手腕。不料那漢的臂力沉重。如泰山壓頂般。直打下來。韓昌一時失手。未曾托住。拍的一聲。韓昌的肩頭上。

早捱了一拳。韓昌急退後兩步。尙未站定脚跟。那漢又飛起一腿。搶掃過去。恰把個韓昌掃了個倒栽筋斗。這韓昌的身軀魁梧。既肥且大。如今栽了這個筋斗。好像一座鐵塔。坍塌下來。嘯咚一聲。聲震人耳。路旁來往的行人。都禁不住的拍掌狂笑。都嚷着這兩個豬八戒。真打得有趣咧。韓昌忽聽路人騰笑。他羞怒交集。越發自覺心慌。加着他在高陞棧時。曾與左劉等衆。對飲了一頓悶酒。奔出棧門之時。已有幾分醉意。比時酒興發作。越覺心跳不止。那拳法也就因此紛亂。打不上路。當他跌倒之後。尙未及起身。那漢已搶上一步。便奮力將他壓在跨下。掄起碗大的拳頭。如耍流星般急打下來。打得韓昌殺猪似的叫。大嚷救命。最後還是往來行人。做好做歹的從旁解勸。那漢方將他放鬆。他便一言不發。轉身走去。欲知那漢究竟是誰。韓昌奔往何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左姚之赴汴梁也。左主急進。姚主緩進。然究以何種主張爲是。耶。今以吾之目光視之。若等僅以六人之實力。而竟敢窺探龍潭虎穴。已是根本錯誤。姑勿論其急進緩進。彼之輕舉妄動。已自身處于失敗地位。其他更無須論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4B

清代名醫醫案菁華

楊 公 至



本書為上海秦伯未氏所編纂。集清代二十餘名家之精華。如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尤在涇王旭高張仲華何書田趙海仙馬培之王九峯巢崇山張千里張聿青陳蓮舫秦笛橋凌曉伍陳良夫金子久丁甘仁等。全書一千餘面四十餘萬言。洵未有之巨著。洋洋乎大觀也。由楊了公黃任之題。命陳蝶仙錢龍章錢季寅陳无咎王一仁王潤民陸淵雷楊宗凱許半龍等題詞序跋。尤覺價值可貴。夫醫案之作。玲瓏活潑。最足增人慧思。而切實說理。對證用藥。尤屬不同空泛。實為醫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以作臨證指南。不知醫者。亦不可不入手一編。以備不時參攷。茲再將本書十大特色披露於后。

十大特色

- 一 搜集之富。可謂醫案中未有之巨大著作。
- 二 撰輯精嚴。理論與實驗並重。與舊籍不別者。不可同日而語。
- 三 所采醫案。大半坊間未見。謂為秘錄。亦無不可。
- 四 以人為綱。方證為目。極便檢查。不同凌亂無章者。
- 五 醫案觀其換方。變化處最耐尋味。而增巧思。故本書于復診方案。足供研究者悉數采附。
- 六 精華所聚。學得此可免撰抉之勞。亦無盲從之弊。
- 七 各家卷首。附刊小傳。俾知其師承及經歷。
- 八 有諸大名。家題序。價值概可想見。
- 九 印刷精良。校對準確。
- 十 裝訂美觀。攜帶尤便。

全書裝訂分平裝洋裝兩種。平裝四冊附贈錦盒。定價大洋三元。洋裝一冊。布面。每字如實。洋角。外埠郵費。每部兩角。又按本埠自發售。預約後。遠至安南。台。灣。南。洋。東。三。省。等。處。均紛紛前來訂購。三月中。銷數達三萬以上。實中。醫。界。多購者。尚希從速。